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宋高僧傳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王爾烈

檢討<sub>臣</sub>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sub>臣</sub>王熙緒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馬啟泰

謄錄監生<sub>臣</sub>王令份

欽定四庫全書

宋高僧傳卷八

宋 釋贊寧 撰

習禪篇第三之一

正傳十五人  
附見三人

唐蘄州東山弘忍傳

釋弘忍姓周氏家寓淮左潯陽一云黃梅人也王父暨  
考皆干名不利貢於丘園其母始娠移月而光照庭室  
終夕若晝其生也灼爍如初異香襲人舉家欣駭迨能

言辭氣與鄰兒弗類既成童卽絕其遊弄厥父偏愛因令誦書無記應阻其宿熏真心早萌其成現一旦出門徙倚間如有所待時東山信禪師邂逅至焉問之曰何姓名乎對問朗暢區別有歸理遂言分聲隨響答信師熟視之歎曰此非凡童也具體占之止闕七大人之相不及佛矣苟預法流二十年後必大作佛事勝任荷寄乃遣人隨其歸舍具告所親喻之出家父母欣然乃曰禪師佛法大龍光被遠邇縉門俊秀歸者如雲豈伊小

駭那堪擊訓若垂虛受固無留悒時年七歲也至雙峯  
習乎僧業不遑艱辛夜則欽容而坐恬澹自居泊受形  
俱戒檢精厲信每以頓漸之旨日省月試之忍聞言察  
理觸事忘情瘧正受塵渴方飲水如也信知其可教悉  
以其道授之復命建浮圖功畢密付法衣以為質要將  
知斲雪山之肥膩構作醍醐食海底之金剛棲傾巨樹  
擁納之侶麋至蟬聯商人不入於化城貧女大開於寶  
藏入其趣者號東山法門歟以高宗上元二年十月二

十三日告減報齡七十有四。是日氛霧冥暗，山石崩圯。門弟子神秀等奉瘞全身於東山之岡也。初，忍於咸亨初，命二三禪子各言其志。神秀先出偈，惠能和焉。乃以法服付慧能，受衣化於韶陽。神秀傳法荆門，洛下南北之宗自茲始矣。又信禪師嘗於九江遙望雙峯，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開六歧。信謂忍曰：汝知之乎？曰：師之法旁出一枝，相踵六世，信甚然之。及法融化金陵牛頭山，貽厥孫謀，至於慧忠。凡六人號牛頭六祖，此則四祖。

法又分枝矣然融望忍則庶孽耳安可匹嫡乎開元中  
太子文學閭丘均為塔碑焉代宗勅諡大滿禪師塔曰  
法雨也蘄春自唐季割屬偏霸暨開寶乙亥歲王師平  
江南之前忍肉身墮淚如血珠焉僧徒不測乃李氏國  
亡之應也今每歲孟冬州人鄰邑奔集作忌齋猶成繁  
盛矣其諱日將近必雨霧陰慘不然霰雪交霏至日則  
晴朗焉

唐韶州今南華寺慧能傳

釋慧能姓盧氏南海新興人也其本世居范陽厥考諱  
行瑫武德中流於新州百姓終於貶所略述家系避盧  
亭島夷之不敏也貞觀十二年戊戌歲生能也純淑迂  
懷惠性間出雖蠻風獠俗漬染不深而說行么形駁雜  
難測父既少失母且寡居家亦屢空業無腴產能負薪  
矣日售荷擔偶聞鄧肆間誦金剛般若經能凝神屬垣  
遲遲不去問曰誰邊受學此經曰從蘄州黃梅馮茂山  
忍禪師勸持此法云即得見性成佛也能聞是說若渴



夫之飲寒漿也忙歸備所須留奉親老咸高中往韶陽  
遇劉志略略有姑無盡藏恒讀涅槃經能聽之即為尼  
辨析中義怪能不識文字乃曰諸佛理論若取文字非  
佛意也尼深歎服號為行者有勸於寶林古寺修道自  
謂已曰本誓求師而貪住寺取乎道也何異却行歸舍  
乎明日遂行至樂昌縣西石窟依附智遠禪師侍座談  
玄遠曰行者迨非凡常之見龍吾不知吾不知之甚矣  
勸往蘄春五祖所印證去吾終於下風請教也未幾造

焉忍師覩能氣貌不揚試之曰汝從何至對曰嶺表來  
叅禮唯求作佛忍曰嶺南人無佛性能曰人有南北佛  
性無南北曰汝作何功德曰願竭力抱石而舂供衆而  
已如是勞乎井曰率淨人而在先了彼死生與涅槃而  
平等忍雖均養心何辨知俾秀唱予致能和汝偈辭在  
壁見解分岐揭厲不同淺深斯別忍密以法衣寄託曰  
古我先師轉相付授豈徒爾哉嗚呼後世受吾衣者命  
若懸絲小子識之能計迴生地隱於四會懷集之間漸

露鋒穎就南海印宗法師涅槃盛集論風幡之語印宗  
辭屈而神伏乃為其削椎髻於法性寺智光律師邊受  
滿分戒所登之壇即南宋朝求那跋摩三藏之所築也  
跋摩已登果位懸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斯受戒又  
梁末真諦三藏於壇之畔手植菩提樹謂衆曰種此後  
一百二十年有開士於其下說無上乘度無量衆至是  
能爰宅於茲果於樹陰開東山法門皆符前識也上元  
中正演暢宗風慘然不悅大衆問曰胡無情緒耶曰遷

流不息生滅無常吾師今歸寂矣凶赴至而信乃移住  
寶林寺焉時刺史韋據命出大梵寺苦辭入雙峯曹侯  
溪矣大龍倏起飛雨澤以均施品物攸滋遂根莖而受  
益五納之客擁塞於門四部之賓圍繞其座時宣祕偈  
或舉契經一切普熏咸聞象藏一時登富悉握蛇珠皆  
由徑途盡歸圓極所以天下言禪道者以曹溪為口實  
矣洎乎九重下聽萬里懸心思布露而奉迎欲歸依而  
適願武太后孝和皇帝咸降璽書詔赴京闕蓋神秀禪

師之奏舉也續遣中官薛簡往詔復謝病不起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虎溪固以此辭非邀君也遂賜摩納袈裟一緣鉢一口編珠織成經巾綠質紅暈花綵巾絹五百匹充供養云又捨新興舊宅為國恩寺焉神龍三年勅韶州可修能所居寺佛殿并方丈務從嚴飾賜改額曰法泉也延和元年七月命弟子於國恩寺建浮圖一所促令速就以先天元年八月三日俄然示疾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訖沐浴更衣彈指不絕

氣微目瞑全身永謝爾時山石傾墮川源息枯鳥連韻  
以哀啼猿斷腸而呌咽或唱言曰世間眼滅吾疇依乎  
春秋七十六矣以其年十一月遷座於曹溪之原也弟  
子神會若顏子之於孔門也勤勤付囑語在會傳會於  
洛陽荷澤寺崇樹能之真堂兵部侍郎宋鼎為碑焉會  
序宗脉從如來下西域諸祖外震旦凡六祖畫圖續其  
影太尉房琯作六葉圖序又以能端形不散如入禪定  
後加漆布矣復次蜀僧方辯塑小樣真肖同疇昔能曾

言吾滅後有善心男子必取吾元汝曹勿怪或憶是言  
加鐵環纏頸焉開元十一年果有汝州人受新羅客購  
潛施刃其元欲函歸海東供養有聞擊鐵聲而擒之其  
塔下葆藏屈朐布鬱多羅僧其色青黑碧縑複袷非人  
間所有物也屢經盜去迷倒却行而還褫之至德中神  
會遣弟子進平送牙癢和一柄朝達名公所重有若宋  
之問謁能著長篇有若張燕公說寄香十斤并詩附武  
平一至詩云大師捐世去空留法身在願寄無礙香隨

心到南海武公因門人懷讓鑄巨鐘為撰銘讚宋之問  
書次廣州節度宋璟來禮其塔問弟子令韜無生法忍  
義宗公聞法歡喜向塔乞示徵祥須臾微風漸起異香  
裊人陰雨霏霏只周一寺耳稍多奇瑞逴繁不錄後肅  
宗下詔能弟子令韜韜稱疾不赴遣明衆齋傳法衣鉢  
進呈畢給還憲宗皇帝追諡曰大鑒塔曰元和正真也  
迨夫唐李劉氏稱制番禺每遇上元燒燈迎真身入城  
為民祈福大宋平南海後韶州盜周思瓊叛換盡焚其



寺塔將延燎平時肉身非數夫莫舉煙爍向逼二僧對  
舁輕如夾紵像焉太平興國三年今上勅重建塔改為  
南華寺矣

系曰五祖自何而識一介白衣便付衣耶通曰一言知  
心更無疑貳况復記心輪間如指之掌忍師施一味法  
何以在家受衣鉢乎秀師則否通曰是法寧選緇白得  
者則傳周封諸侯乃分分器同姓異姓別也以祖師甄  
別精麤以衣為信譬如三力士射堅洛又一摩健那射

則中而不破二鉢羅塞建提破而不度三那羅延箭度而復穿餘物也非堅洛又有強弱但由射勢力不同耳南能可謂那羅延射而獲賞焉信衣至能不傳莫同夏禹之家天下乎通曰忍言受傳衣者命若懸絲如是忍之意也又會也稟祖法則有餘行化行則不足故後致均部之流方驗能師之先覺不傳無私悵之咎矣故曰知人則哲也吁

唐荊州當陽山度門寺神秀傳

釋神秀俗姓李氏今東京尉氏人也少覽經史博綜多聞既而奮志出塵剃染受法後遇蘄州雙峯東山寺五祖忍師以坐禪為務乃歡伏曰此真吾師也決心苦節以樵汲自從而求其道昔魏末有天竺沙門達磨者得禪宗妙法自釋迦佛相傳授以衣鉢為記世相傳付航海而來梁武帝問以有為之事達磨貴傳逕門心要機教相乖若水投石乃之魏隱於嵩丘少林寺尋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見之門徒發其冢但有衣履而已以

法付慧可可付粲粲付道信信付忍忍與信俱住東山  
故謂其法為東山法門秀既事忍忍默識之深加器重  
謂人曰吾度人多矣至於懸解圓照無先汝者忍於上  
元中卒秀乃往江陵當陽山居焉四海緇徒嚮風而靡  
道譽馨香普蒙熏灼則天太后聞之召赴都肩輿上殿  
親加跪禮內道場豐其供施時時問道勅於昔住山置  
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以下京邑士庶競至禮謁望  
塵拜伏日有萬計洎中宗孝和帝即位尤加寵重中書

令張說嘗問法執弟子禮退謂人曰禪師身長八尺龐  
眉秀目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初秀同學能禪師與之  
德行相埒互得發揚無私於道也嘗奏天后請追能赴  
都能懇而固辭秀又自作尺牘序帝意徵之終不能起  
謂使者曰吾形不揚北土之人見斯短陋或不重法又  
先師記吾以嶺南有緣且不可違也了不度大庾嶺而  
終天下散傳其道謂秀宗為北能宗為南南北二宗名  
從此起秀以神龍二年卒士庶皆來送葬詔賜諡曰大

通禪師又於相王舊邸造報恩寺岐王範燕國公張說  
徵士盧鴻各為碑誄服師喪者名士達官不可勝紀門  
人普寂義福並為朝野所重蓋宗先師之道也

系曰夫甘苦相傾氣味殊致甘不勝苦則純苦乘時苦  
不勝甘則純甘用事如是則為藥治病偏重必離也昔  
者達磨沒而微言絕五祖喪而大義垂秀也拂拭以明  
心能也俱非而唱道及乎流化北方尚修練之勤從是  
分岐南服興頓門之說由茲荷澤行於中土以頓門隔

修練之煩未移盤石將絃促象韋之者空費躁心致令  
各親其親同黨其黨故有盧奕之彈奏神會之徙遷伊  
蓋施療專其一味之咎也遂見甘苦相傾之驗矣理病  
未效垂競先成祇宜為法重人何至因人損法二弟子  
濯擊師足洗垢未遑折脛斯見其是之喻歟

唐袁州蒙山慧明傳

釋慧明姓陳氏鄱陽人也本陳宣帝之孫國亡散為編  
氓矣明少出家於永昌寺懷道頗切扣雙峯之法高宗

之世依忍禪師法席極意研尋初無證悟若喪家之犬  
焉忽聞五祖密付衣鉢與盧居士率同意數十許人躡  
迹急追至大庾嶺明最先見餘輩未及能祖見已便擲  
袈裟明曰我來為法非望衣鉢也時能祖便於嶺首一  
向指訂明皆洞達悲喜交至問能曰某宜何往能記之  
曰遇蒙當居逢袁可止明再拜而去便更其名以舊云  
道明也下嶺給諸僧曰向陟崔嵬遠望杳無蹤跡僧即  
退轉一說居士擲衣鉢於磐石曰此衣為信豈可力爭



耶任君拈去明遂手掀如負鈞石而無舉分拱立捨旃  
則咸亨四年也以明未捨家曾署諸衛故有將軍之號  
矣宜春太守秦珣奏諡號焉

唐洛京荷澤寺神會傳

釋神會姓高襄陽人也年方幼學厥性惇明從師傳授  
五經克通幽蹟次尋莊老靈府豁然覽後漢書知浮圖  
之說由是於釋教留神乃無仕進之意辭親投本府國  
昌寺顓元法師下出家其諷誦羣經易同反掌全大律

儀匪貪講貫聞嶺表曹侯溪慧能禪師盛揚法道學者  
駿奔乃數善財南方叅問裂裳裹足以千里為跬步之  
間耳及見能問會曰從何所來答曰無所從來能曰汝  
不歸去答曰一無所歸能曰汝太茫茫答曰身緣在路  
能曰由自未到答曰今已得到且無滯留居曹溪數載  
後徧尋名跡開元八年勅配住南陽龍興寺續於洛陽  
大行禪法聲彩發揮先是兩京之間皆宗神秀若不淦  
之魚鮪附沼龍也從見會明心六祖之風蕩其漸修之

道矣南北二宗時始判焉致普寂之門盈而後虛天寶  
中御史盧弈阿比於寂誣奏會聚徒疑萌不利玄宗召  
赴京時駕幸昭應湯池得對言理允愜勅移往均部二  
年勅徙荊州開元寺般若院住焉十四年范陽安祿山  
舉兵內向兩京板蕩駕幸巴蜀副元帥郭子儀率兵平  
殄然於飛輓索然用右僕射裴冕權計大府各置戒壇  
度僧僧稅緡謂之香水錢聚是以助軍須初洛都先陷  
會越在草莽時盧弈為賊所戮羣議乃請會主其壇度

於時寺宇宮觀鞠為灰燼乃權創一院悉資苦蓋而中築方壇所獲財帛頓支軍費代宗郭子儀收復兩京會之濟用頗有力焉肅宗皇帝詔入內供養勅將作大匠併功齊力為造禪宇於荷澤寺中是也會之敷演顯發能祖之宗風使秀之門寂寞矣上元元年囑別門人避座望空頂禮歸方丈其夜示滅受生九十三歲矣即建午月十三日也遷塔於洛陽寶應寺勅諡大師曰真宗塔號般若焉

系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者貴其漸也  
會師自南徂北行曹溪之法洛中彌盛如能不自異外  
護已成則可矣况乎旁無力輪人之多僻欲無放逐其  
可得乎或曰其過不多何遽是乎通曰犯時之忌罪不  
在大失其所適過不在深後之觀此急知時事歟是以  
佛萬劫學化行者知化行難耳無令固已而損法慎之  
哉

唐潤州竹林寺曇瓘傳

釋曇璀俗姓顧氏吳郡人也肇國著姓其來彌光丞相  
有佐命之勲尚書有挺濟之譽衣冠冑太嶽峻岱峯  
之高令問徽猷江漢為南國之紀星象降精靈祇竝祉  
德備胎教香符夢徵玄珪應上聖之祥神寶蓄河汾之  
氣特受異準生而不凡襁褓之日而童蒙來求佩觿之  
時而忘身殉道和敏而純素溫恭而克明神器夙昭清  
風漸扇遂勉節出塵栖心物表金經秘藏一日萬言不  
逾歲序而大經淹通遂於晚年緬懷宗匠始事牛頭山

融大師融醇懿瓌雄東夏之達磨歟梵幢寶柱大海津  
梁目以上根乃誨之曰色聲為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  
人之坑穽致遠多泥子不務乎璀璨而審之直轡獨上  
食甘露味飲蒲萄漿猶金翅不食異類帝釋無共鬼居  
廼晦迹鍾山斷其漏習養金剛定趣大能位納衣空林  
多歷年所時淮南導首廣陵覺禪師江左名德建業如  
法師咸杖錫方來降心義體握珠懷寶虛往實歸則天  
皇母臨朝龔行佛事高其道業周勤詔書時棲霞約法

師梵門之秀傑躬以敦勸朝天抗詔皇明恐未然也瑾  
曰岐伯辭帝舜之師干木謝文侯之命玄暢以善論而  
抗宋主惠遠不下山而傲齊后彼何人哉由是遁北阜  
踰東岡考槃雲冥後止於竹林之隩葺宇簋缶而告老  
焉既而紹列聖之鴻徽繼前賢之能事翼亮皇梵保寧  
天人俄端然入定七日而滅春秋六十二是歲天授三  
年二月六日也翌日依天竺法火化遺骸收灰建塔士  
庶含酸悉皆號慟門弟子僧感僧願等刻石紀事奉全



師禮正議大夫使持節潤州刺史汝南郡昇嚮風遐想  
悅而久之褒德尚賢贊成厥美焉

唐金陵延祚寺法持傳

釋法持俗姓張氏潤州江寧人也儀貌邕肅膚體至潤  
幼而弃俗長事明師天機內發識浪外澄年十三聞黃  
梅忍大師特往禮謁蒙示法要領解幽玄後歸青山重  
事方禪師更明宗極命其入室傳燈繼明紹迹山門大  
宣道化方既出山凡是學衆咸悉從其咨稟心要聲價

騰遠海內聞知數年之中四部依慕時黃梅謝緣去世  
謂弟子玄贖曰後傳吾法者可有十人金陵法持即其  
一也是知兩處禪宗重代相襲後以法眼付門人智威  
長安二年九月五日終於延祚寺遺囑令露骸松下飼  
諸禽獸令得飲食血肉者發菩提心其日空中有神攬  
數首從西而來遶山數轉衆人咸見先居幽棲故院竹  
林變白報齡六十有八矣

唐越州雲門寺道亮傳

釋道亮姓朱氏越州人也厥考前刺史會稽郡亮年八歲出家極通經業受具後學河中三論復講涅槃經尋入深谷破衣覆形蔬食資命不交俗務直守童真神龍元年孝和皇帝詔亮與法席宗師十人入長樂大內坐夏安居時帝命受菩薩戒睿宗及妃后送異錦衾氎席二年詔於西園問道朝廷欽貴大都督李孝逸工部尚書張錫國子監周業崔融祕書監賀知章睦州刺史康誼同心慕仰請問禪心多結師資或傳香火卒年八十二

門人慧遠等建塔萬齊融為銘紀述

唐荊州碧澗寺道俊傳

釋道俊江陵人也住枝江碧澗精舍修山東無生法門  
即信忍二祖號其所化之法也勤潔苦行跡不出寺經  
四十餘載室邇人遠莫敢請謁者唯事杜默如是聲聞  
於天后中宗二朝崇重高行之僧俊同恒景應詔入  
內供養至景龍中求還故鄉帝賜御製詩并獎景同歸  
枝江卒於本寺焉

唐温州龍興寺玄覺傳

釋玄覺字明道俗姓戴氏漢末祖侃公第五燕公九代  
孫諱烈渡江乃為永嘉人也總角出家韶年剃髮心源  
本淨智印全文測不可思解甚深義我與無我恒常固  
知空與不空具足皆見既離四病亦服三衣德水沐其  
身所以清淨良藥治其眼所以光明兄宣法師者亦名  
僧也并猶子二人並預緇伍覺本住龍興寺一門歸信  
連影精勤定根確乎不移疑樹忽焉自壞都捐我相不

汚客塵覩其寺旁別有勝境遂於巖下自構禪庵滄海  
盪其胃青山拱其背蓬萊僊客歲月往還華蓋煙雲晨  
昏交集粵若功德成就佛寶鬱興神鐘震來妙屋化出  
覺居其間也絲不以衣耕不以食豈伊莊子大布為裳  
自有阿難甘露作飲覺以獨學孤陋三人有師與東陽  
策禪師肩隨遊方詢道謁韶陽能禪師而得旨焉或曰  
覺振錫遶庵答對語在別錄至若神秀門庭遐征問法  
然終得心於曹溪耳既決所疑能留一宿號曰一宿覺

猶半徧清也以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於龍興別院端坐入定怡然不動僧侶悲號以其年十一月十三日殯於西山之陽春秋四十九初覺未亡前禁足於西巖望所住寺喟然歎曰人物駢闐花叢蔚蔚何用之為其門人吳興興師新羅國宣師數人同聞皆莫測之尋而述之曰昔有一禪師將諸弟子遊賞之次遠望一山忽而唱曰人物多矣弟子亦不測後匪久此師捨壽殯所望地也西山去寺里有餘程送殯繁擁人物沸騰其感動

也若此又未終前有舒鴈千餘飛於寺西侍人曰此將何來空中有聲云為師墓所故從海出也弟子惠操惠持等慈玄寂皆傳師之法為時所推後李北海邕為守括州遂列覺行錄為碑號神道焉覺唱道著明修證悟入慶州刺史魏靖都緝綴之號永嘉集是也初覺與左溪朗公為道契朗貽書招覺山棲覺由是念朗之滯見於山拘情於講廻書激勸其辭婉靡其理明白俾其山世一如喧靜互用趣入之意暗詮於是達者躋之終勅



諡號無相塔曰淨光焉

唐金陵天保寺智威傳本

釋智威俗姓陳氏江寧人也住近青山地盤嘉氣善符宿瑞維嶽降神爰在童年器殊衆識至於戲弄曾不染俗性惡浮飾人皆異焉無何一朝忽失其所父母莫知攸往乃徧歷諸寺尋訪之威已依天保寺統法師誦大乘經早數百紙聰敏超倫衆咸歎服年二十遇恩剝落隸名於幽巖寺因從持禪師諮請禪法妙達深理繼踵

前修既獲警珠淡然閒放形容溫潤面如滿月言辭清雅慧德蘭芳望重一期聲聞遠近江左定學往往造焉其中頓悟心源即慧思禪師乃命嗣山門盛傳道化威自出止延祚寺說法利人廣施饒益以開元十年二月十八日終於住寺遺囑林中飼鳥獸弟子玄挺等依言奉行春秋七十七歲一時夜行頭陀將值天曉有三虎遇之威截路中過了無怖色虎隨至山門四顧而去每有二兔一犬庭際遊戲各無間畏蓋大悲平等物我一

均故其然也次司空山釋本淨姓張氏東平人也少入  
空門高其節操遊方見曹溪六祖決了疑滯開元初於  
南嶽司空山門放自處人不我知蔽偽之故也天寶中  
因楊庭光采藥邂逅相逢論道終日廻奏詔赴京於白  
蓮華亭安置帝知佛法幽深孰堪商榷勅召太平寺遠  
法師及兩街三學碩德發問鋒起若百矢之逐一鬼焉  
淨舉措容與四面枝梧譬墨翟之解九攻機械矣既而  
辯若建瓴訓抗之餘乃引了義教授證復說伽陀一無

留滯皇情懌悅觀者歎嗟以上元二年五月五日歸寂  
壽齡九十五勅謚大曉禪師亦帶所居為名曰司空山  
禪師也

唐睦州龍興寺慧朗傳公習

釋慧朗新定遂安人也年二十有二於衢州北山遇南  
宗頓教之首將請為師乃逆相謂曰汝久積淨業吾非  
汝師可徃天台當逢哲匠至剡溪石城寺見一禪翁莫  
知其來鶴髮冰膚目如流電聲含鍾律神合太虛乃問

朗曰子將何之答曰欲往天台求佛大法因同行十數里憩林樹下而指訓之曰法常寂然彼亦如也何必隨遠當化有緣宜歸本生度無量衆言畢求之無方豁然本心悟佛知見林棲谷飲凡經數載乃却歸故邑慧安寺淨名白衣服非法服純陀工巧心如佛心驪珠尚潛師子未吼弱喪之終涉川迷津一日秦望山林嶺振動俄有大龜呈質咸相謂言此何祥也尋有禪僧曰詈自會稽雲門而來身長八尺四寸高鼻大目睛光射人明

大品思益維摩等經兼博通諸論衆曰神僧也大龜應  
乎此也朗祕菩薩行請之為師誓徵維摩經義答曰如  
日照螢火海沃牛跡耳誓公深器之曰真淨名也景龍  
中鄉人吳川縣尉余少興宗黨新昌縣令余仁等十數  
家咸共宗事遞請降臨一夕忽覩神光從頂而出旁燭  
山川盈十數里含情之類罔不歸依誓公加師資之禮  
由茲反拜請朗登座乃先示法身徧同羣有次明徧化  
一切皆如道俗欣然而各歎曰昔山之震動龜之數祥

非習公之應明矣至是四方學禪觀者臻萃開元四年  
本州牧李思絢於龍山之陽建伽藍延以居之方大設  
戒壇廣邀律德有光州岸公會稽超公而為上首既而  
發希有心受具足戒珠圓月滿內外俱明徧臨壇為戒  
師旋請益為學士衆情加重道在益尊七年刺史韋利  
器深心歸向八年歙州長史許思恭請往治所朗升法  
座無何能伏於前聞鐘而來衆散而去時皆驚懼虞其  
搏攫原其有聽法之心耳其馴猛獸也若此十三年九

月二十一日告門人曰吾將去矣吾三生此州今一生  
矣言訖儼然而寂春秋六十四稟遺命茶毗建塔學者  
既多穎脫則開元寺道飲慧祐道禪龍興寺習海寧國  
寺進玉越州寶林寺有沛遠整杭州竹林寺一行等並  
傳朗之法相繼若瓜瓞然至大歷十二年新定太守蕭  
定述碑司馬劉長卿書刺史李揆篆額所謂俱是名公  
盛誇全美者矣

唐鄆州安國院巨方傳智封



釋巨方姓曹氏安陸人也弱齡幹節立身從師稟業於  
州治明福院朗禪師而聽誦法華維摩二經功畢受具  
講述南宗論數席即拂衣而起禪會必叅後造北宗秀  
公所銳精稽考一見默許之秀問曰白雲散處如何曰  
不昧也又問到此間後如何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領  
之數載之間入室侍對庶幾真道罕有倫儼乃辭觀方  
至上黨寒嶺而居積稔之間學徒數百求請無阻凡所  
提唱真妄同源遲速異劑得心助道在乎修治大較如

此鄆帥吳文渙侍中欽慕其風遣使請歸府建安國院  
傳法化徒尚祖風者不離於席頓悟多矣鄆帥問曰今  
日後如何答云地布金沙人安寶刹吳帥信伏因茲一  
府軍民咸加宗仰吳氏家無少長重若神明檀施豐厚  
方後於五臺山道化涉二十餘載入滅時告衆曰吾齒  
盡於此矣言訖長逝春秋八十一以開元十五年九月  
三日全身入塔云次河中府安國院釋智封姓吳氏懷  
安人也中年學道勵操謹躬行頭陀之行卯食之後水

漿不度齒焉於本州清靜寺恒法師下落髮受具綜習  
唯識論或人所詰責之以滯於名相憤發罷講遊行登  
武當山見秀師會疑冰解泮思養聖胎倏辭出蒲津安  
峯山禁足十年木食澗飲屬州牧衛文昇請歸城內建  
新安國院居之因茲奔走毳衣蔚然繁盛使君問曰某  
今日後如何對曰日從濛汜出照樹全無影使君初不  
喻旨拱葉而退少選開曉充詘於懷封來徃中條山二  
十餘年儉薄不充得其道者不可勝紀入滅後門人於

州北三十步建塔焉

唐郢州大佛山香育傳

釋香育姓李氏濟陰人也父為兗州掾育有道性常研  
習莊老根器奮發俄於釋典留神決捐俗態趨滄州安  
定寺智元律師所乞求削染滿足戒後精力律學垂欲  
卒業一旦辭師觀遊聖跡陟天台登南嶽或入巖阿或  
棲樹下未至五臺後叅預秀師盛化夙心相契擊節希  
聲秀問之育答密若隱書一皆開釋秀默異之在聚衆

間多歷年所洞徹心源則辭秀去入富水大佛山勁節  
安禪卯前一食州將韓閏篤欽其道堅召出山育稱疾  
而已因是黑白之衆渴仰歸依韓使君輜車繼運供施  
交駢樹造法堂嚴飾奇麗時來問道韓侯問佛法已後  
事如何答云如同太虛委在有力韓侯欽尚徒衆常有  
千計賢不肖駁雜而居徃徃聞有不測之僧預其聽受  
焉一旦說法次告衆曰善哉是會遭遇者艱須決所疑  
無遣虛度命水滌盥端坐而化春秋七十有三矣

唐兗州東嶽降魔藏師傳

釋藏師姓王氏趙郡人也父為亳州掾稚齒尋師居然慕法而性好獨處譙多厲鬼持魅於人藏七歲隻影間房孤形迴野嘗無少畏至年長彌見挺拔故號降魔藏歟請列青衿於廣福院明讚禪師師意其法器乃發擿之謦對辯給答出問表因留執事服勤受法俾誦法華踰月徹部登即剝落受具習律焉次講南宗論大機將發俄投塵尾九州靈跡罕不登升後徃遇北宗鼎盛便

誓依棲秀問曰汝名降魔我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  
邪曰有佛有魔秀曰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也曰  
是佛亦空何不思議之有時衆莫不異而欽之先是秀  
師懸記之汝與少皞之墟有緣尋入泰山數年學者臻  
萃供億克周爲金輿谷朗公行化之亞也一日告門人  
曰吾今老朽物極有歸正是其時言訖而終春秋九十  
一矣

宋高僧傳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宋高僧傳卷九

宋 釋贊寧 撰

習禪篇第三之二

正傳十四人  
附見四人

唐京兆慈恩寺義福傳

行思

釋義福姓姜氏潞州銅鞮人也幼慕空門忝累世務初  
止藍田化感寺處方丈之室凡二十餘年未嘗出房宇  
之外後隸京師慈恩寺道望高峙傾動物心開元十一

年從駕往東都經蒲號二州刺史及官吏士女皆齎幡  
花迎之所在途路充塞拜禮紛紛瞻望無厭以二十年  
卒有制謚號曰大智禪師葬於伊闕之北送葬者數萬  
人中書侍郎嚴挺之躬行喪服若弟子焉又撰碑文神  
秀禪門之傑雖有禪行得帝王重之無以加者而未嘗  
聚徒開法也洎乎普寂始於都城傳教二十餘載人皆  
仰之初福往東洛召其徒戒其終期兵部侍郎張均太  
尉房瑄禮部侍郎韋陟常所信重是日皆預造焉福乃

升堂為門人演說且曰吾沒日是當為此訣別耳久之  
張謂房曰某夙歲餌金丹未嘗臨喪言訖張遂潛去福  
忽謂房曰與張公遊有年矣張公將有非常之咎名節  
皆虧向來若終此法會足以免禍惜哉乃捉房手曰必  
為中興名臣其勉之言訖而終後張均陷賊庭也受其  
偽官而房翼戴兩朝畢立大節皆終福之言矣又釋行  
思姓劉氏廬陵人也濡潤厥躬貞諒其性出塵之後納  
戒已還破觚求圓斲雕為朴厥志天然也往韶陽見大

鑒禪師一言蔽斷猶擊蒙焉既了本心地祇迭告還復  
吉州闡化四方禪客繁擁其堂開元二十八年十二月  
十三日入滅於本生地勅謚大師號曰洪濟塔曰歸真  
其塔會昌中例從堽毀後法嗣者重崇樹之

唐京師興唐寺普寂傳

釋普寂姓馮氏蒲州河東人也年纔稚弱率性軒昂離  
俗升壇循於經律臨文揣義迥異恒流初聞神秀在荆  
州玉泉寺寂乃往師事凡六年神秀奇之盡以其道授

焉久視中則天召神秀至東都論道因薦寂乃度為僧  
及秀之卒天下好釋氏者咸師事之中宗聞秀高年特  
下制令普寂代本師統其法衆開元二十三年勅普寂  
於都城居止時王公大人競來禮謁寂嚴重少言來者  
難見其和悅之容遠近尤以此重之二十七年終於上  
都興唐寺年八十九時都城士庶謁者皆制弟子之服  
有制賜謚曰大慧禪師及葬河南尹裴寬及其妻子並  
纁麻列於門徒之次傾城哭送閭里為之空焉裴尹之

重寂職有由矣寂之闡化神異頗多裴皆目擊又得心  
印歸向越深時多譏誚裴日夕造謁執弟子禮曾無差  
脫一日詣寂寂懸知弟子一行之亡及寂之終滅裴之  
悲慟若喪所親緣經徒步出城妻子同爾楷紳之譏生  
於是矣

系曰人之情也有愛惡焉愛之者不見可惡惡之者不  
見可愛矣夫萬物紛綸任其愛惡折中之道可愛而不  
可惡愛之者君子也惡之者小人也愛之不以道則君

子之病矣裴尹冠裳在御職事在躬不避密行顯擬時  
謗宜哉譬諸僧耽俗務胡不捨袈裟而衣逢掖乎若實  
得道後終期脫屣有何不可耶寬不抽簪何悖禮於丘  
之門歟寬若行方外之道復何誅焉達人大觀物無不  
可矣

唐南嶽觀音臺懷讓傳

釋懷讓俗姓杜金川安康人也始年十歲雅好佛書炳  
然殊姿特有靈表識者占是出家相非染俗貴人寶來

瑞國慶無疆方之麟鳳龜龍無萬數也天地無全功氣  
序有盈虛網維缺壞補塞不足皆冥維密祐惟應度者  
乃燭厥理非庸庸所知也弱冠詣荆南玉泉寺事恒景  
律師便剃髮受具歎曰夫出家者為無為法天上人間  
無有勝者經之所謂出四衢道露地而坐也時坦禪師  
乃勸讓往嵩丘覲安公安啓發之因入曹侯溪覲能公  
能公怡然無馨無臭洪波泛臻大壑之廣乎韶濩合奏  
大樂之和乎讓之深入寂定住無動道場為若此也能



公大事緣畢讓乃躋衡嶽止於觀音臺時有僧玄至拘  
刑獄舉念願讓師救護讓早知而勉之其僧脫難云是  
救苦觀音得斯號也亦由此焉化緣斯盡傳法弟子曰  
道峻曰道一皆升堂覩奧也其後一公振法鼓於洪州  
其門弟子曰惟寬懷暉道一大緣將訖謂寬等曰吾師  
之道存乎妙者也無待而常不住而至能事集矣金口  
所生從法而化於我為子及汝為孫一燈所傳何有盡  
者讓以儀鳳二年生至天寶三載八月十日終於衡嶽

春秋六十八僧臘四十八一公建塔於別峯元和中寬  
暉至京師揚其本宗法門大啓傳百千燈京夏法寶鴻  
緒於斯為盛至八載衡陽太守令狐權問讓前迹權捨  
衣財以充忌齋自此每歲八月為觀音忌焉寶厯中勅  
謚大慧禪師塔號最勝輪元和年中常侍歸登撰碑云

唐京師大安國寺楞伽院靈著傳

法說

釋靈著姓劉氏緜州巴西人也年殆志學方遂出家登  
戒尋師不下千里年四十精毗尼道兼講涅槃一律一

經勤於付授晚歲請問大照禪師領悟宗風守志彌篤  
後詣長安誕敷禪法慕道求師者不減千計若魚龍之  
會淵澤也以天寶五載四月十日申時示滅於安國寺  
石楞伽經院享壽五十六僧夏三十六將終寺中亟多  
變怪蓋法門梁棟之頽撓也著加趺而坐怡然而化三  
七日後荼毗起塔於龍首岡鄰佛陀波利藏舍利之所  
帝女媧之墳右以其年十月十日遷入塔焉弟子朗智  
道珣如一追慕師德香火不絕內侍上柱國天水趙思

侃命釋子善運撰碑於塔所焉有錢塘靈智寺釋法翫俗姓馮本長樂人也隨祖宦於江東遂為錢塘人也父子通字元達世襲冠裳傳其素業然精覈百氏之餘執志慕淨名之應質談論多召禪林之士於家別室供禮願生令嗣彌久翫誕於家岐嶷之性天發端謹纔勝衣也啓父求出俗固不阻留披剃登具探賸三乘如指掌焉而性終耿介於此寺之深塢實浙江之陽也別構蘭若去伽藍夏遠終日安禪時同志者造門請益翫隨事

指南多有所證以天寶二載十二月十三日天之將曉告侍者端坐庵從泥洹春秋六十五僧臘減二十年於時山鳥哀鳴雲霧濛慘遠近檀越悲泣者如堵以其月十九日遷殯於寺側山原有弟子俞法界及子懷福猶子希秀等舊所歸心結塔營事皆出其家塔因會昌中所毀今存趾焉碑石漫沒吁哉

唐潤州幽棲寺玄素傳

釋玄素字道清俗緣馬氏潤州延陵人也生有異度幼

而深仁乳育安靜髻齒希尚求歸釋門父母從之出依  
淨域以如意年中始奉制度隸名於江寧長壽寺進具  
已後戒光騰燭定水澄漣思入玄微行逾人表既解色  
空常慕宗匠晚年乃南入青山幽棲寺因事威禪師躬  
歷彌載撞鐘大鳴威誨以勝法得其不刊之旨從是伏  
形苦節交養恬和敗衲襯身寒暑不易貴賤怨親曾無  
喜愠時目之為嬰兒行菩薩道業既高人希瞻禮開元  
年中僧汪密請至京口郡牧韋銑屈居鶴林四部歸誠

充塞寺宇素衲衣空牀未嘗出户王侯稽首不為動搖  
顧世名利猶如幻焉忽於一日有屠者來禮謁自生感  
悟懺悔先罪求請素明中應供乃欣然受之降詣其舍  
士庶驚駭咸稱異哉素曰佛性是同無生豈別但可度  
者吾其度之何異之有天寶之初吳越瞻仰如想下生  
揚州僧希玄請至江北竊而宵遁黑月難濟江波淼然  
持舟擬風俄頃有白光一道引棹直渡通波獲全楚人  
相慶佛日再耀傾州奔赴會於津所人物拒道間無立

位解衣投施積若山丘略不干其懷抱令悉充悲田之費禮部尚書李愷為揚州牧齋心虔虔二時瞻近未幾而京口道俗思渴法音仍移牒渡江再請還郡二處紛諍莫決所從李時謂人曰本期奉道反成愛憎因任從所請却歸南郡其感物慕德罕有與倫以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十一日中夜無疾而化春秋八十有五哀感人倫慟徹城市以其月二十一日奉全身建塔於黃鶴山西所住之地方伯邑宰盡執喪師之禮率衆申哀江湖



震響素往於寺內坐禪之所高松偃覆如蓋及移他樹  
還互如前又當捨壽之夕房前雙桐無故自枯識者以  
為雙林之變但真乘妙理絕相難思嘉瑞靈祥應感必  
有經云隨緣赴感即其事也其門弟子法鑑及吳中法  
欽此二大士重光道原僉具別傳受菩薩戒弟子吏部  
侍郎齊澣廣州都督梁卿潤州刺史徐嶠京兆韋昭理  
給事中韓賞御史中丞李丹禮部崔令欽並道流人望  
咸歎師資亦嘗問道於徑山猶樂正子春於夫子洗心

瞻仰天漢彌高水鑑明心悟深者衆矣洎太和中達慕  
遺風高其令德追謚大律禪師太和大寶杭之塔後人  
多以俗氏名之曰馬祖或以姓名兼稱曰馬素是也  
系曰彌天以出家子咸姓釋氏懸合後到阿含經可不  
務乎素師以俗姓呼之必有由矣噫繁盛法嗣猶不能  
遏此訛稱則知素師名翼一飛四海仰止故登俗域今  
警將來宜正名也

唐均州武當山慧忠傳

釋慧忠俗姓冉氏越州諸暨人也孰辨甲子或謂期頤之年肌膚冰雪神宇峻爽少而好學法受雙峯默默全真心承一印行無住相歷試名山五嶺羅浮四明天目白崖倚帝紫閣摩穹或松下安居於九旬或嵌空息慮於三昧既懸明月之戒亦淨琉璃之心已度禪定之門不起無生之見嶷若蘇盧八風莫能動清如淨鑑萬象何所隱可止也我則武當千峯狎於麋鹿可行也我則虎溪一徑分衛人間薄遊吳楚以至於順陽川焉卜居

黨子之林泉四十餘祀深入法王之聖定八萬廣門道  
聲洋溢乎力量充矣開元年中刺史前中書侍郎開國公  
王琚司馬太常少卿趙頤貞信潭以清聞風而悅稅駕  
扣寂杳然虛空禮足散金銀之華不異彌伽長者執手  
見微塵之佛等毗目仙人上奏玄宗徵居香刹則龍興  
寺也由是罷相節使王公大人罔不膜拜順風從而問  
道忠博達詁訓廣窮經律降魔制外孰之與京不可以  
威畏不可以利動暇日而食對月澄心清風飛霜勁節

凌竹辭檢理詣折彼慢幢論頓也不留昧迹語漸也返  
常合道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指甘露乃  
蒺藜之園妙不可傳花多果少世有執礫水中若獲瑠  
璃之寶搗泡瓶內謂得摩尼之珠忠所以訶之止之不  
能已矣故有超毗盧之說令其不著佛求越法身之談  
俾夫無染正性豈毗盧之可越而法身之可超哉是以  
虛空之心合虛空之理纖妄若雲翳宗通如日月朝郎  
結駟而至安禪不動受其頂謁儼如也蓋所謂昔人不

迎七步以福於萬乘之君豈止百寮而已哉肅宗皇帝  
載定區夏聞其德高以上元二年正月十六日勅內給  
事孫朝進驛騎迎請其手詔曰皇帝信問朕聞調御上  
乘以安中土利他大士共濟羣生師以法鑒高懸一音  
演說藏開祕密境入圓明大悲不倦於津梁至善必明  
於兼濟尊雄付囑實在朕躬思與道安宣揚妙用廣滋  
福潤以及大千傳因象之玄珠拔沉迷之毒箭良緣斯  
在勿以為勞杖錫而來京師非遠齋心已久副朕虛懷

春寒師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忠常以道無不在華  
野莫殊遂高步入宮引登正殿霜杖初下日照龍衣天  
香以焚風飄羽蓋時忠驤首接武神儀肅若天子欽之  
待以師禮奏理人治國之要暢唐堯虞舜之風帝聞竦  
然膝之前席九龍灑蓮華之水萬乘飲醍醐之味從是  
肩昇上殿坐而論道不拘彛典也尋令驃騎朱光輝宣  
旨住千福寺相國崔渙從而問津理契於心談之朝野  
識真之士往往造焉洎夫寶應臨御以孝理國匪移前

瞻劃開萬里之天若見三江之月又勅內侍袁守宏迎  
近闕下光宅寺安置香飯雲來紫衣天降雖使臣擁禪  
門而不進御府列玉帛而盈庭了之如泡觀之若夢澹  
然閒任自樂天倪亦可羅浮不歸方名宴坐雙峯長往  
始契無生者哉成聖元胎於是乎在固所以萬行齊發  
千門不累於心矣則兜率之鼓無形乃聲脩羅之琴不  
撫而韻香傳天主花雨空王見之於忠矣常以思大師  
有言若欲得道衡嶽武當因奏武當山請置太一延昌



寺白崖山黨子谷置香嚴長壽寺各請藏經一本度僧  
護持二聖御影鎮彼武當王言惟允有司承式猴江鴈  
塔雖未飾於中峯茅棟柴扉便以名於梵宇睿札題額  
鸞迴鵲飛山川光煌黑白扑躍想金殿之可期覩瑤臺  
之非遠至大厯八年又奏度天下名山僧中取明經律  
禪法者添滿三七人道門因之羽服緇裳罔不慶懌數  
盈萬計用福九重也忠徃在南陽陷於賊境固請迴避  
皆不允之臨白刃而辭色無撓據青雲而坐坐不屈魁

帥觀其禪德淡若風韻高逸投劍羅拜請師事焉於時  
避寇遇寇者衆矣無何羣盜又至乃曰未可以踵前也  
遂杖錫發趾沿江而去有數其先蹤堅住不避者盡被  
誅戮則知雲物氣象有如先覺存而不論道何深也金  
籍曰般若無知而無不知斯之謂歟內德既充外應彌  
廣自藏珍寶人莫知窺於戲論龍奮迅而趨多不知忉  
利雨華而明徹莫識前賢厭世正眼隨滅不亦悲夫忽  
疾將亟國醫罔效自知去辰衆問後事乃曰佛有明教

依而行之則無累矣吾何言哉粵十年十二月九日子  
時右脅累足泊然長往所司聞奏皇情憫焉中使臨弔  
賻贈甚厚勅謚號曰大證禪師有詔歸葬於黨子之香  
嚴寺循其本也威儀手力所在支給具飾終之禮哀慟  
梵場也勅常修功德使檢校殿中監興唐寺沙門大濟  
早接道論豁如披雲雖非門人哀逾法嗣凡有敷奏聖  
皆允焉在家弟子開府孫知古并弟內常侍朝進居士  
景超昆季等僧弟子千福寺志誠光宅寺智德香嚴寺

主道密等凡數萬人痛石室之末籌悲雲峯之聳塔晨鐘徒擊於高殿夕梵空奏於前山哲人云亡疇將倣仰譯經沙門飛錫為碑紀德焉

唐太原甘泉寺志賢傳

釋志賢姓江建陽人也夙心剛整幼且成規既遂出家尋加戒品霑嘗漸教守護諸根抗節修心不違律範天寶元年於本州佛跡巖承事道一禪師曾無間然汲水拾薪惟務勤苦遊方見金華山赤松洞是黃初平叱石

羊之地鬱林峻嶺泉湖百步許意樂幽竒既棲巔頂野  
老負香粳蔬茹以供之時天大旱賢望空擊石曼罵諸  
龍曰若業龍無能為也其菩薩龍王胡不遵佛勅救百  
姓乎敲石纔畢霈然而作婺人咸悅後遊長安名公碩  
德列請為大寺功德之師賢悚然不顧明日遂行登五  
臺尋止太原甘泉寺道俗請學禪理者繼至無疾而終  
勅謚大遠禪師旌乎厥德矣

唐黃龍山惟忠傳

釋惟忠姓童氏成都府人也幼從業於大光山道願禪師神驥伏櫪雖止也發蹄則超忽千里焉遊嵩嶽見神會禪師析疑沉默處於大方觀覽聖跡見黃龍山鬱翠而奇異乃營茅舍其窮溪極谷而多毒龍噴氣濛濛山民犯者多如中瘴焉醫工寡效忠初不知獨居禪寂澗飲木食其怪物皆卷而懷矣山民無害或聞空中聲云得師居此民之多幸令我解脫也鄉人因號是山為伏龍言忠弭伏鱗蟲之長故此名焉以建中三年入滅報

齡七十八其年九月遷塔云

唐南嶽石頭山希遷傳

釋希遷姓陳氏端州高安人也母方懷孕不喜葷血及生岐嶷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然諾自許未嘗以氣色忤人其鄉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率以牛酒祚作聖望遷輒往毀叢祠奪牛而歸歲盈數千鄉老不能禁其理焉聞大鑒禪師南來學心相踵遷乃直往大鑒衍然持其手且戲之曰苟為我弟子當肖遷迨爾而笑曰諾

既而靈機一發廓若初霽自是上下羅浮往來三峽間  
開元十六年羅浮受具戒是年歸就山夢與大鑒同乘  
一龜泳於深池覺而占曰龜是靈智也池是性海也吾  
與師乘靈智遊性海久矣又何夢邪後聞廬陵清涼山  
思禪師為曹溪補處又攝衣從之當時思公之門學者  
磨至从遷之來乃曰角雖多一麟足矣天寶初始造衡  
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杼載絕岳衆  
仰之號曰石頭和尚焉初嶽中有固瓚讓三禪師皆曹



溪門下僉謂其徒曰彼石頭真師子吼必能使汝眼清涼由是門人歸慕焉或問解脫曰誰能縛汝問淨士曰誰能垢汝其答對簡速皆此類也廣德二年門人請下於梁端自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不見二大士為無知矣貞元六年庚午歲十二月二十五日順化春秋九十一僧臘六十三門人慧朗振朗波利道悟道銑智舟相與建塔於東嶺塔成三十載國子博士劉軻素明玄理欽尚祖風與道銑相遇盛述先師之道軻

追仰前烈為碑紀德長慶中也勅謚無際大師塔曰見相焉

唐成都府淨衆寺神會傳

釋神會俗姓石本西域人也祖父徙居因家於岐遂為鳳翔人矣會至性懸解明智內發大璞不耀時未知之年三十方入蜀謁無相大師利根頓悟冥契心印無相歎曰吾道今在汝矣爾後德充慧廣鬱為禪宗其大略寂照滅境超證離念即心是佛不見有身當其凝閉無

象則土木其質及夫妙用默濟雲行雨施虫虫羣吐陶  
然知化觀貌遷善聞言革非至於廓蕩昭洗執縛上中  
下性隨分令入以貞元十年十一月十二日示疾儼然  
加趺坐滅春秋七十五法臘三十六沙門那提得師之  
道傳授將來以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門人弟子緇俗  
遷坐於本院之北隅孺慕師德號哭之聲山林為之變  
色初會傳法在坤維四遠禪徒臻萃於寺時南康王韋  
公臯最歸心於會及卒哀咽追仰蓋粗入會之門得其

禪要爲立碑自撰文并書禪宗榮之

唐杭州徑山法欽傳

釋法欽俗姓朱氏吳郡崑山人也門地儒雅祖考皆達  
玄儒而傲睨林藪不仕欽託孕母管氏忽夢蓮華生於  
庭際因折一房繫於衣裳既而覺已便惡葷羶及迄誕  
彌歲在於髻辮則好為佛事立性溫柔雅好高尚服勤  
經史便從鄉舉年二十有八俶裝赴京師路由丹徒因  
遇鶴林素禪師默識玄鑒知有異操乃謂之曰觀子神

府溫粹幾乎生知若能出家必會如來知見欽聞悟識  
本心素乃躬為剃髮謂門人法鑑曰此子異日大興吾  
教與人為師尋登壇納戒鍊行安禪領徑直之一言越  
周旋之三學自此辭素南征素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即  
止後到臨安視東北之高巒乃天目之分徑偶問樵子  
言是徑山遂謀挂錫於此見苦蓋覆且網屑近而宴居  
介然而坐時雨雪方霽旁無煙火獵者至將取其物頗  
甚驚異歎嗟皆焚網折弓而知止殺焉下山募人營小

室請居之近山居前臨海令吳貞捨別墅以資之自茲  
盛化叅學者衆代宗睿武皇帝大厯三年戊申歲二月  
下詔曰朕聞江左有蘊道禪人德性冰霜淨行林野朕  
虛心瞻企渴仰懸懸有感必通國亦大慶願和尚遠降  
中天盡朕歸向不違願力應物見形今遣內侍黃鳳宣  
旨特到詔迎速副朕心春暄師得安否遣此不多及勅  
令本州供送凡到州縣開淨院安置官吏不許謁見疲  
師心力弟子不筭多少聽其隨侍帝見鄭重咨問法要

供施勤至司徒楊綰篤情道樞行出人表一見欽於衆  
退而歎曰此實方外之高士也難得而名焉帝累賜以  
縑繒陳設御饌皆拒而不受止布衣蔬食悉令弟子分  
衛唯用陶器行少欲知足無以儔比帝聞之更加仰重  
謂南陽忠禪師曰欲錫欽一名手詔賜號國一焉德宗  
貞元五年遣使齎璽書宣勞并慶賜豐厚欽之在京及  
廻浙令僕公王節制州邑名賢執弟子禮者相國崔渙  
裴晉公度第五琦陳少遊等自淮而南婦人禮乞號皆

目之為功德山焉六年州牧王顏請出州治龍興寺淨院安置婉避韓滉之廢毀山房也八年壬申十二月示疾說法而長逝報齡七十九法臘五十德宗賜謚曰大覺所度弟子崇惠禪師次大祿山顏禪師叅學范陽杏山悟禪師次清陽廣敷禪師於時奉葬禮者弟子實相常覺等以全身起塔於龍興淨院初欽在山猛獸驚鳥馴狎有白兔二跪於杖屨之間又嘗養一鷄不食生類隨之若影不遊他所及其入長安長鳴三日而絕今鷄



冢在山之椒欽形貌魁岸身裁七尺骨法奇異今塔中  
塑師之貌凭几猶生焉杭之錢氏為國當天復壬戌中  
叛徒許思作亂兵士雜宣城之卒發此塔謂其中有寶  
貨見二甕上下合藏肉形全在而髮長覆面兵士合甕  
而去刺史王顏撰碑述德比部郎中崔元翰湖州刺史  
崔玄亮故相李吉甫丘丹各有碑碣焉

唐壽春三峯山道樹傳

釋道樹姓聞氏唐州人也少以辯智沉靜虛豁耽嗜經

籍曾無少懈其為人也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  
偶遇僧敦喻遂誓出塵自慨年近不惑求法淹遲禮本  
部明月山大光院惠文為授業登即剃染二年受具乃  
觀方向道天台南岳無所不遊後廻東洛遇秀宗裔如  
芙蓉開通達安靜至壽州三峯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  
色朴素言談異常於言笑之外化作佛形仙形菩薩羅  
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如是涉一十年學侶覩之不測  
端緒後皆寂爾樹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

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所  
謂作偽心勞而日拙其自知之卷羞懷拙而去追無朕  
迹矣樹於寶厯初年示疾而終報齡九十二年正月  
遷塔焉

系曰大鈞播物物類紛錯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  
化謂之幻知幻化之不異生也始窮幻化矣吾與汝俱  
幻也推之於實則幻化或虛置之於虛則幻化時實實  
虛理齊不自我之先後歟體道無心物我均矣故佛言

凡所見相唯所見心又云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樹師有焉

唐陝州廻鑾寺慧空傳

元觀

釋慧空姓崔江陵人也家世儒雅奕葉纓綬父任陝服靈寶縣空丁艱天屬堅請入空門庸報乳哺重恩乃投廻鑾寺恒超下授受經業三載誦通及格蒙度聽習敏利因入嵩少遇寂師禪會豁如開悟乃廻三峯於仙掌間有道流綢繆論道薄暮方散非止一過州帥元公頗

知歸向召之多以疾辭或至必登元席代宗皇帝聞其  
有道下詔俾居京師廣福寺朝廷公卿固不傾信後終  
於寺春秋七十八大歷八年癸丑九月四日全身堅固  
而遷塔焉次南嶽東臺釋元觀姓袁氏長安人也父為  
河中府掾母兄為沙門甚敦道化見觀幼齡聰慧風標  
秀舉有成人之度因勸其出家乃投興善寺誦經通利  
五年得度乃於律部俱舍二本渙然條理後出遊方登  
諸禪會明悟真性如醒宿醒遂趨衡山於東臺而止其

道彌昌冥有所感恒得神人密送供施隨其衆寡不聞有闕忽一日神現形再拜曰我是此山檀越常送薄供者我身是也觀問汝何業所致曰我身前曾稱知識體悟匪全妄受信施坐此為神偶師居此我曹饋糧粗副私願今二十年已足得遂超度故來決別也觀化緣斯極囑累禪徒而終春秋七十九太和四年十月二日遷塔焉

唐洛京龍興寺崇珪傳龕

釋崇珪姓姜氏郟城人也門傳儒素相綴簪裾自天寶  
已來安史之亂侵敗王略家族遷蕩父為商賈趨利遵  
塗於鞏洛間父亡於逆旅珪慨責曰少遭不造了遺哀  
勞遂議出家至年十八經業蔚通得度俄有雲雨之興  
遊南嶽棲息數齡起廻樂南徐茅山乃依棲霞寺珪已  
登徑門道聲洋溢會贊皇李公德裕廉問是邦延諸慈  
和寺一交雅談如遊形器之外曰吾有幽憂之疾非是  
居侯藩聚落之人也明歲遂行重抵嵩少居於嶽寺太

和戊申歲洛下亢陽唯嶽中雨信相繼或謂為珪之德  
動龍神之故也開成元年贊皇公攝冢宰請珪於洛龍  
興寺化徒兩京縉白往來問道檀施交駢其所談法宗  
秀之提唱獲益明心者多矣忽告衆決別入方丈而滅  
春秋八十六白侍郎撰塔銘會昌元年辛酉八月十日  
入塔云次淮南都梁山釋全植姓芮光州人也少稟異  
操自言學作佛度生去忽投本州榮光禪院大智下求  
度師頗嚴謹約其誦經受具後至洛陽叅問禪法徹了



無疑辭師觀方至淮南都梁山建立茅舍太守衛文卿  
命於州治長壽寺化徒衛侯問將來佛法隆替若何植  
曰真實之物無振自古於今往復軌躅有爲之法四相  
遷流法當墜厄君侯翹足可見預言武宗毀教也植終  
年九十三門人建塔立碑會昌四年甲子九月七日入  
浮圖焉



宋高僧傳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宋高僧傳卷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

臣王爾烈

檢討

臣

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

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

臣馬啟泰

謄錄監生

臣王令份

欽定四庫全書

宋高僧傳卷十

宋 釋贊寧 撰

習禪篇第三之三

正傳十六人  
附見八人

唐洪州開元寺道一傳

智藏

釋道一姓馬氏漢州人也華以喻性不植於高原浪以  
辯識發明於溟海生而凝重虎視牛行舌過鼻準足文  
大字根塵雖同於法體相表特異於幻形既云在凡之

境亦應隨機之教年方稚孺厭視塵躅脫落愛取遊步  
恬曠削髮於資州唐和尚受具於渝州圓律師示威儀  
之旨曉開制之端浣衣鍛金觀門都錯大龍香象羈絆  
則難權變無方機緣有待聞衡嶽有讓禪師即曹溪六  
祖之前後也於是出岷峨玉壘之深阻詣靈桂貞篁之  
幽寂一見讓公泯然無際頓門不俟於三請作者是齊  
於七人以為法離文字猶傳蠹露聖無方所亦寄清源  
遂於臨川棲南康龔公二山所遊無滯隨攝而化先是

此峯岫間魑魅叢居人莫敢近犯之者災孽立生當一  
宴息于是有神衣紫玄冠致禮言捨此地為清淨梵場  
語終不見自爾猛鷲毒螫變心馴擾皆貪背憎即事廉  
讓邵守河東裴公家奉正信躬勤諮稟降英明簡貴之  
重窮智術慧解之能每至海霞欽空山月凝照心與境  
寂道隨悟深自明者在乎周物博施者期乎濟衆居無  
何裴公移典廬江壽春二牧於其進脩惟勤率化不墜  
大厯中聖恩溥洽隸名於開元精舍其時連率路公聆

風景慕以鍾陵之壤巨鎮興區政有易柱之絃人同湊  
穀禪宗戾止降祥則多順而無違居僅十祀日臨扶桑  
高山先照雲起膚寸大雨均霑建中中有詔僧如所隸  
將歸舊壤元戎鮑公密留不遣至戊辰歲舉措如常而  
請沐浴訖儼然加趺歸寂享年八十僧臘五十先於建  
昌鄱山名石門環以絕巘呀為洞壑平坦在中幽偏自  
久是謀薪火塵劫之會非議岡阜地靈之吉亞相觀察  
使隴西李公藩寄嚴厲素所欽承予以率徒依歸緬懷

助理爰用營福道在觀化情存飾終輟諸侯之旌旗資  
釋子之幢蓋其時日變明晦人萃遐邇檝覆水而為陸  
炬通宵而成晝山門子來財施如積邑里僧供飯香普  
熏自昔華嚴歸真於嵩陽善導瘞塔於秦嶺禮視齊斬  
人傾國城哀送之盛今則三之初於林中經行座下開  
示平等垂法不標於四科安恬告盡刻期於二月此明  
一終之先兆也示疾云逝俾葬遠山凡百攀援願留近  
郭終遂窮僻式遵理命此又明一晦跡之素誠也將歸



靈龕爰泝淺瀨人力未濟舟行為遲膏雨驟下於遠空  
窮溪適變於深涉此又明一通神之應感也惟一知真  
在空無我於有是二俱離假一為乘示生死者人能作  
佛辨邪正者魔亦似聖現身不留於大士負手俄萎於  
哲人弟子智藏錫英崇泰等奉其喪紀憲宗追謚曰大  
寂禪師丹陽公包佶為碑紀述權德輿為塔銘今海昏  
縣影堂存焉又唐虔州西堂釋智藏姓廖氏虔化人也  
生有奇表親黨異其偉器八歲從師道趣高邈隨大寂

移居龔公山後謁徑山國一禪師與其談論周旋人皆  
改觀屬元戎路嗣恭請大寂居府藏乃迴郡得大寂付  
授納袈裟時亞相李公兼國相齊公映中郎裴公通皆  
傾心順教元和九年四月八日終春秋八十夏臘五十  
五即遷于塔諫議大夫韋綬追問藏言行編入圖經太  
守李渤請旌表至長慶元年謚大覺禪師云

唐宣州靈湯泉蘭若志滿傳

釋志滿姓康氏洛陽人也幼少之年屬其家命沙門陳

佛會滿意樂不捨遂投潁川龍興寺出家聞洛下神會  
禪師法席繁盛得了心要南遊到黃山靈湯泉所結茅  
茨而止後來黃連鄉人見滿喜躍滿問此何處耶鄉人  
曰黃連山屬宣城也願師鎮此奈何虎豹多害滿曰虎  
亦有佛性乃焚香祝厭之由茲弭息遂成大禪院後示  
寂春秋九十一永貞元年入塔焉

唐沂州寶真院光瑤傳

道堅

釋光瑤姓周氏北京人也幼鍾茶蓼都不勝情誓志出

家捨講肆入禪林凡嚮宗師悉從求益末遭會禪師金  
鉅抉膜明視十方後到沂水蒙山結草成庵怡然宴坐  
鄙費之人翕然從化時慎邑大夫知重首創禪宮次充  
州節使王僚尚書躬請入州行化奏著額號寶真學侶  
憧憧多需大利元和二年示滅享年九十二云又唐襄  
州慈恩寺釋道堅姓王氏丹陽人也初發心於牛頭山  
慧忠禪祖大厯元年栖隱池州南泉山後詣襄漢洎慈  
恩寺元和初載相國燕公鎮于漢南深相欽重問道周

勤施供繁皆遂於鳳林開外造寺請居二年示滅春秋七十三云

唐揚州華林寺靈坦傳

釋靈坦姓武氏太原文水人也則天太后姪孫父諱宣洛陽縣令母夏侯氏初妊坦也夢神僧授與寶鑑表裏瑩然且曰吾以此寄汝善保護之及誕親無所苦年甫七歲誦習畢通應童子舉十三從宦旋升太子通事舍人如是悅學不休三教之書彌增洞達然而恒嗟朽宅

誓入空門已備大乘之資糧終到涅槃之境域于時洛  
部盛化荷澤寺神會禪師也方遮普寂之光漸沒秀師  
之道坦往叅焉會施善誘頓見其心默而許之容其執  
侍父母不能迴其意飛颺莫繫始末研磨得破疑滯天  
寶初載召坦曰吾有一句是祖祖相傳至曹溪曹溪付  
吾汝諦受之吾當有留難遂辭遊方焉未幾果敕移會  
于弋陽坦遂向廬州浮槎寺覽大藏經後聞忠國師自  
南陽詔入於大歷五年禮覲之八年欲出關忠奏曰此

人是貧道同門俱神會弟子敕賜號曰大悲兼齋墨敕  
行化至梁園時相國田公神功供養邈迤適維揚六合  
方嘆大法凌夷忽聞空中聲云開心地即見菩薩如文  
殊像曰與汝印驗令舉項以掌按之尋觀有四指赤痕  
其印跡恒現又止潤州江中金山今澤心也其山北面  
有一龍穴常吐毒氣如雲有近者多病或斃坦居之毒  
雲滅迹又於江陰定山結庵俄聞有讚歎之聲視之則  
白龜二坦為受皈戒又見二大白蛇身長數丈亦為受

戒懺悔如是却往吳興林山造一蘭若有三丈夫衣金  
紫趨步徐正稱嘆道場唯善村落之民多棄畧網元和  
五年相國李公鄩之理廣陵也以峻法操下剛決少恩  
一見坦鄭重加禮召居華林寺寺內有大將軍張遼墓  
寺僧多為鬼物惑亂坦居愀然無朕矣又揚州人多患  
山妖木怪之所熒惑坦皆遏禦焉人爭歸信至十年忽  
見二胡人稱自龜茲國來彼無至教遠請和尚敷演十  
一年五月十三日於荷澤忌齋告衆吾赴遠請七月示



疾九月將滅斯預告也至季秋八日果寂爾而終遷塔于揚州西馴翟房之南岡越州掾鄭詹建塔報齡一百八歲僧臘八十四焉坦即曹溪之孫荷澤之子也

唐唐州紫玉山道通傳

釋道通姓何氏廬江人其為童也持重寡辭見佛形像必對禮嘆咏不捨因父宦于泉州南安便求捨卅披緇誦經合格敕度之當天寶初載也時道一禪師肇化建陽佛跡巖聚徒通往焉一師於臨川南康龔公山亦影

隨而去然誓遊方吳越之間台明山谷靡不登陟迨乎  
迴錫江西泐潭山門勵心僧務不憚勤苦貞元二年往  
南嶽見石頭禪師猶采縷加朱藍之色也四年大寂禪  
師垂欲歸化昌言曰夫玉石潤山秀利益汝道業遇可  
居之通聞此言且同隱識殊不詳練其年秋與伏牛山  
自在禪師同遊京洛迴至唐州西有山峯孤林密四絕  
人煙實有塵外之趣乃問鄉人云此山是紫玉山通方  
憶大寂之懸記我合居是峯也乃陟崔嵬見山脊有石

方正其色紫玉瑩然嘆曰號紫玉者合其稱也先師之言非虛記也挂錫解囊叅學之徒霧集始則誅茅構舍刺史李道古作意為建禪宮焉元和八年弟子金藏出叅禮百丈山海禪師迴見通通愀然作色汝其來矣此山有主也曳杖徑去襄州道俗皆迎至七月十五日無疾而終春秋八十三一云故相國于頔最所歸心尚書李翱禮重焉

唐雍京章敬寺懷暉傳

釋懷暉姓謝氏泉州人也宿植根深出塵志遠迨乎進  
具乃尚雲遊貞元初禮洪州大寂禪師頗明心要時彭  
城劉濟頗德暉互相推證後潛岵峽山次寓齊州靈巖  
寺又移卜百家巖泉石幽奇苦於禪子請問繁雜上中  
條山行禪法為法者躡跡而往蒲津人皆化之元和三  
年憲宗詔入於章敬寺毗盧遮那院安置則大厯中敕  
應天下名僧大德三學通贍者並叢萃其中屬誕辰多  
於此修齋度僧焉暉既居上院為人說禪要朝寮名士

日來叅問復詔入麟德殿賜齋推居上座元和十年乙未冬示疾十二月十一日滅度春秋六十二越明年二月門人智朗志操等奉全身葬于灞橋北原敕謚大宣教禪師立碑于寺門嶽陽司倉賈島為文述德焉

唐京兆興善寺惟寬傳

寶修

釋惟寬姓祝氏衢州信安人也祖曰安考曰皎生十三歲見殺生者盡然不忍食退而出家求翦髮於僧曇受尸羅於僧崇學毗尼於僧如證大乘法於止觀成最上

乘於大寂道一貞元六年始行化於閩越間歲餘而迴  
心改服者百數七年伏猛虎於會稽作滕家道場八年  
與山神受歸戒於鄱陽作迴向道場十三年感非人於  
少林寺二十一年作有為功德於衛國寺明年施無為  
功德於天宮寺元和四年憲宗章武皇帝詔於安國寺  
五年問道於麟德殿其年復靈泉於不空三藏池十二  
年二月晦大說於傳法堂訖奄然而化報齡六十三僧  
夏三十九歸葬于灞陵西原詔謚曰大徹禪師塔號元

和正真初寬說心要法三十年度黑白衆殆及百千萬  
應病受藥安可既乎白樂天為宮贊時遇寬四詣法堂  
每來垂一問寬荅如流白君以師事之門弟子殆千餘  
得法者三十九入室受遺寄者曰義崇圓照焉唐羅浮  
山釋寶修俗姓周資州人也從師於純德寺志求玄理  
於蘄州忍大師法裔決了重疑後愛羅浮山石室安止  
檀越為造梵宇蔚成大寺一日告門人曰因緣相徧愀  
然不樂衆咸莫測順宗皇帝深重佛宗知修之名詔入

京與三藏擊問并答翻譯之意朗暢如流乃留居輦下  
三年終于京寺云

唐天台山佛窟巖遺則傳

釋遺則俗氏長孫京兆長安人也祖洌鄂州司馬考利  
涉隱居金陵則弱不雜俗恬恬終日而無所營始從張  
懷瓘學草書獨盡筆妙雅耽經史尤樂佛書以為得吾  
心一朝捐家業從牛頭山慧忠忠所謂牛頭六祖也始  
天竺達磨以釋氏心要至傳其道者有曹溪能嵩山秀



學能者謂之南宗學學秀者謂之北宗學而信祖又以其道傳慧融融得之居牛頭山弟子以傳授由是達磨心法有牛頭學則既傳忠之道精觀久之以為天地無物也我無物也雖無物未嘗無物也此則聖人如影百姓如夢孰為死生哉至人以是能獨照能為萬物主吾知之矣遂南遊天台至佛窟巖蓋薜荔薦落葉而尸居飲山流飯木實而充虛虎豹以為賓麋鹿以為徒兀然如枯其後剡木者見之轉相告有慕其道者曰道者未

有弟子相率為築室圖佛安僧蔚為精舍焉故元和已  
來傳則道者又自以為佛窟學佛窟之號自則始也一  
坐四十年大官名侯齋書問訊檀捨則未嘗有報謝禮  
拜者未嘗為作起時歲在庚戌季夏十有三日召弟子  
曰汝其勉之至十五日夜遂坐歿是夜山下人聞若山  
崩旦望之則綵雲翔泊於巖上父老皆泣曰師死矣已  
而視之果然凡則二十歲為僧臘五十有八而終善屬  
文始授道於鍾山序集融祖師文三卷為寶誌釋題二

十四章南遊傳大士遺風序又無生等義凡所著述辭理粲然其他歌詩數十篇皆行於世則元居瀑布泉西佛窟本院建龕塔會昌中例毀之其院為道門所有後開元寺僧正法光於咸通乙酉歲遂徙碑于今所河南尹韓乂為碑文

唐婺州五洩山靈默傳

志

釋靈默俗姓宣毗陵人也本成立之歲悅學忘疲約以射策登第以榮親里承豫章馬大師聚眾數演造禪關

馬師振容而示相默密契玄機便求披剃若熟癰之待  
刺耳受具之後苦練行門確乎不拔貞元初入天台山  
中有隋智者蘭若一十二所懸記之曰此地嚴妙非雜  
器所棲若能居此與吾無異默因住白砂道場經于二  
載猛虎來馴近林產子意有所依又住東道場地僻人  
稀山神一夜震雷暴雨懸崖委墜投明大樹倒欹庵側  
樹枝交絡茅苫畧無少損遐邇聞旃皆來觀嘆後遊東  
白山俄然中毒而不求醫閉關宴坐未幾毒化流汗而

滴乃復常矣行次浦陽盛化有陽靈戍將李望請默居  
五洩焉元和初亢陽田畯惶惶默沿澗見青蛇夭矯瞪  
目如視行人不動咄之曰百姓溪竭苗死汝胡不施雨  
救民邪至夜果大雨合境云足民荷其賜屬平昌孟簡  
中丞廉問浙東廢管內蘭若學徒散逸時暨陽令李胄  
狀舉靈山許重造院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澡沐焚香  
端坐繩牀囑累時衆溘然而絕壽齡七十二法臘四十  
一高僧志閑道行峭拔文辭婉麗亦江左之英達為默

行錄焉

唐荊州天皇寺道悟傳

崇信

釋道悟姓張氏婺州東陽人也受天粹氣為王子生而神儻長而謹愿年十四金翅始毛麒麟方角啓白尊老將求出家慈愛之旨不見聽許輒損薄常膳日唯一食雖體腹羸餒彌年益堅父母不獲已而許之遂往明州大德剝落年二十五依杭州竹林寺大德具戒以勇猛力扶牢強心於六度門修諸梵行常以為療膏肓者資

上妙藥開暗冥者求善知識不假舟楫其濟渡乎遂蹶然振策投徑山國一禪師悟禮足始畢密受宗要於語言處識衣中珠身心豁然真妄皆遣斷諸疑滯無畏自在真見佛性中無縑磷服勤五載隨亦印可俾其法雨潤諸叢林悟蓄力向晦采入深阻實冀一飛摩霄乃轉遁於餘姚大梅山是時大厯十一年也層崖絕壑天籟蕭瑟負無隣落七日不食至誠則通物感迺靈猿獫狔攫更饋橡栗異日野夫操斧言伐其楚偶所遭覩駭動

悚息馳諭朋曹謂為神奇曾不旬朔詣者成市憑嵌倚  
峭且構危棟資糧供具環遠方丈猛虎眈眈侶出族遊  
一來座側斂折肢體其類馴擾可知也夫語法者無階  
漸涉功者有淺深木踰鎖而見火鑑勤磨而照膽理必  
然矣是以掃塵累遊巖藪服形體遺晝夜精嚴不息趣  
無上道其有旨哉如是者三四年矣將翔雲表慮羽毛  
之頽鍛欲歸寶所疑道塗之乖錯故重有諮訪會其真  
宗建中初詣鍾陵馬大師二年秋謁石頭上士於戲白



徑山抵衡嶽凡三遇哲匠矣至此即造父習御郢人運斤兩虛其心相與脗合白月映太陽齊照洪河注大海一味仲尼謂顏子亞聖然燈與釋迦授記根果成熟名稱普聞如須彌山特立大海繇是近佛恢張勝因凡諸國土緣會則答始卜於澧陽次居于潯口終棲于當陽柴紫山即五百羅漢翱翔地也桎松蓊鬱以含風嵯巖巖而造天駕漱澑之紫霞枕清冷之玉泉鸞鳳不集於蓬藿至人必宅於勢勝誠如是也洪鐘待叩童蒙求

我川流星聚虛往實歸或接武於林樾或駢肩於廬舍  
戶外之屨爛其室盈矣荊州雄藩也都人士女動億萬  
計莫不擎蹠稽首嚮風作焉崇業上首以狀于連帥而  
邀之不違願力聿來赴請僑及於虛落錫及於都城白  
黑為之步驟幡幢為之轡轡生難遭想得未曾有彼優  
波鞠多者夫何足云有天皇寺者據郡之左標異他刹  
號為名藍困於人火蕩為煨燼僧坊主靈鑒族而謀之  
以為滿人攸居必能福我夫荷擔大事蔑棄小瑕乃中

宵默往肩輦而至二寺夕有所失朝有所得諍論鋒起  
達于尊官重於逆復畢安其處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綰  
紳清重擁旄統衆風望眇睠當時準程驅車盛禮問法  
勤至悟神氣灑落安詳自處徐以軟語為之獻酬必中  
精微洞過肯綮又常秉貞操不修逢迎一無卑貴坐而  
揖對裴公訝其峻拔徵其善趣謂抗俗之志當徑挺如  
是邪悟以為是法平等不見主客豈效世諦與人居而  
局狹邪裴公理冥意會投誠歸命既見仁者我心則降

如熱得濯躁憤冰散自是禪宗之盛無如此者元和丁亥歲有背痛疾命弟子先期告終以夏四月晦奄然入滅春秋六十僧臘三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葬之郡東隅靈龕建塔從僧禮也悟身長七尺神韻孤傑手文魚躍頂骨屣起行在於瓔珞志在於華嚴度人說法雄健猛利其一旨云垢淨共住水波同體觸境迷著浩然忘歸三世平等本來清淨一念不起即見佛心其悟解超頓為若此也先是煙燄之末殿宇不立顧緇褐且虧瞻

禮密念結構固知權與禪宴之際若值神物自道祠舍  
濱江水焉凡我疆畛富於松梓悉願傾倒施僧伽藍命  
工覘之宛若符契於是斬巨棟幹脩楹撐崖拄壑雲屯  
井構時維秋杪水用都涸徒衆斂手塊然無謀會一夕  
雨至萬株並進晨發江潯暮抵寺門剝剝之際動無乏  
者其餘廊廡牀案靡非幽贊事隣語怪闕而不書其感  
攝靈祇皆此類也比丘慧真文貴等禪子幽間皆入室  
得悟之者或繼坐道場或分枝化導時太常協律符載

著文頌德焉世號天皇門風也又唐澧州龍潭禪院釋  
宗信未詳氏族信在俗為渚宮胡餅師之子弱齡宛異  
神府寬然昔天皇寺悟禪師隱耀藏光人莫我測信家  
居寺巷恒日提餅筭饋悟公齋食食畢且留一餅曰吾  
惠汝以蔭子孫信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  
我邪莫別有旨乎遂拱手問焉悟公曰是汝持來復汝  
何咎信聞似有驚怪因勸出家便求攝受曰爾昔崇福  
善今信吾言故名之也由是躬于井臼供億服勤乃問

悟云未蒙指示心要悟公云時時相示信食稟斯言如  
遊予之還家若貧人之得寶直從荆渚乃詣澧陽龍潭  
棲止因李翱尚書激揚時乃出世後德山鑒師出其門  
宗風大盛矣

唐鄴都圓寂傳

多掘

釋圓寂不知何許人也恒以禪觀為務勤修匪懈就嵩  
山老安禪師請決心疑一皆明煥寂化行相部依附者  
多久居天平等山稠禪師往跡無不徧尋時大司空嚴

綬傾心信重享壽一百五十五歲咸亨二年己巳歲生

按咸亨二年辛未合  
云總章二年己巳也

世號無生和尚是歟寂之高岸恒

不欲人致禮邀請必有不可犯之色時或非之然則志  
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非其傲誕勢使然也  
釋掘多者印度人也從踰沙磧向慕神州不問狄韃旋  
通華語而尚禪定徑謁曹溪能師機教相接猶弱喪還  
家焉多遊五臺路由定襄歷村見一禪者結庵獨坐問  
之曰予在此奚為曰吾觀靜多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



得非勞予之形役予之慮乎其僧范昧拱默而已作禮  
數四請垂啓發多曰予出誰門邪曰神秀大師多曰我  
西域異道實繁有徒最下劣者不墮此見兀然空坐蓐  
爛身疲初無深益子莫起如是見立如是論早往韶陽  
請決所疑能曰予何不自觀自靜邪不觀相不觀如子  
遊歷日用自然安樂也一如多所言畧無少異伊僧扶  
開羅網多後莫知攸往

唐袁州陽岐山甄叔傳

釋甄叔不知何許人也幼而聰敏倜儻不羈心目融明  
具大人相觀生死輪上見九地羣迷猶如螭螟處在蚊  
睫受勝妙欲似嚼蠟無味遂投簪削頂具佛慄懺求正  
覺了義扣大寂禪師一造玄機萬慮都寂乃曰羣靈本  
源假名為佛體竭形消而不滅金流璞散而常存性海  
無風驚波自湧心虛絕兆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言而  
徧歷沙界不用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  
界中妄自囚繫於是形同水月流浪人天哉叔見宜春

陽岐山羣峰四合歎曰坤元作鎮造我法城纔發一言  
千巖響答松開月殿星布雲廊青嵐域中化出金界始  
從宴坐四十餘年滿室金光晝夜常照於是化緣已畢  
機感難留元和庚子歲正月十三日忽棄塵區還歸大  
定門弟子如坦良寶等心沒悲海哀聲動山如月隱天  
羣星失耀大集衆木積為香樓用作茶毗獲舍利七百  
粒於東峯下建窣堵波上足任運者命志閑為碑紀述  
矣

唐新吳百丈山懷海傳

釋懷海閩人也少離朽宅長遊頓門稟自天然不由激  
勸聞大寂始化南康操心依附虛往實歸果成宗匠後  
檀信請居新吳界有山峻極可千尺許號百丈歟海既  
居之禪客無遠不至堂室隘矣且曰吾行大乘法豈宜  
以諸部阿笈摩教為隨行邪或曰瑜伽論瓔珞經是大  
乘戒律胡不依隨乎海曰吾於大小乘中博約折中設  
規務歸於善焉乃創意不循律制別立禪居初自達磨

傳法至六祖已來得道眼者號長老同西域道高臘長者呼須菩提也然多居律寺中唯別院異耳又令不論高下盡入僧堂堂中設長連牀施椀架挂搭道具卧必斜枕牀臂謂之帶刀睡為其坐禪既久畧偃亞而已朝叅夕聚飲食隨宜示節儉也行普請法示上下均力也長老居方丈同維摩之一室也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表法超言象也其諸制度與毗尼師一倍相翻天下禪宗如風偃草禪門獨行由海之始也以元和九年甲午歲

正月十七日歸寂享年九十五矣穆宗長慶元年敕謚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焉

系曰自漢傳法居處不分禪律是以通禪達法者皆居一寺中院有別耳至乎百丈立制出意用方便亦頭陀之流也矯枉從端乃簡易之業也所言自我作古古故也故事也如立事克成則云自此始也不成則云無自立辟今海公作古天下隨之者益多而損少之故也謚海公為大智不其然乎語曰利不百不變格將知變斯

格厥利多矣彌沙塞律有諸雖非佛制諸方為清淨者  
不得不行也

唐潭州翠微院恒月傳

真亮

釋恒月姓韓氏上黨人也厥父為土監商西江往還俄  
遇剽畧溺死月雖幼弱念父葬于魚腹母又再行乃決  
志出家求報恩育受教於聖善寺慧初得度已造嵩山  
禪會便啓發心要後訪道尋師靡憚夷險抵望湖山翠  
微巖下古院挂錫四方學者如蜂得王翕然盛化建中

元年示疾而終春秋七十九其年三月十二日遷塔焉  
洛京廣愛寺釋真亮姓侯氏景城人也家訓儒雅辭彩  
粲然潔素持操與羣少年有異忽以樊籠為厭且曰去  
情除饑是所願也遂於本州開元寺智休師下披染服  
然其刈薪汲水率先於人習行頭陀行受具已遊嵩少  
遇普寂獎訓頗開蒙昧入龍門山居而禪默問津者交  
集聲望日隆屬留守尚書王公鐸保釐聞而欽奉召入  
廣愛寺別住居焉示人禪觀匪倦教詔得道者亦多矣



以貞元四年十一月三日忽告門人以桑榆末照誠難  
久留囑畢而終年八十八焉

唐襄州夾石山思公傳

曇真

釋思公姓李氏恒陽人也早出家于本府龍興寺得度  
後遊伊洛間見普寂禪師開暢禪法寂始見提誘尋徹  
鉤深至南雍隱夾石山脩然自處屬牛公觀政漢南聞  
其聲績請入城謝病不應其命牛帥亦不奪其志檀施  
相望學衆僦僦若梅檀之圍遶焉以興元初年示疾歸

滅春秋八十四焉亳州安國院釋曇真姓陳維青人也  
少小隨父往彭城鬻棗於逆旅而亡所怙真嘆恨無依  
乃投徐大雲寺為僧其土是嵩法師之後經論數澤真  
翫習該通後遊勝境入嵩山學禪觀已至任城邂逅李  
中丞諷赴職譙郡接真談道抵掌盱衡如披雲霧李恨  
相識之晚請以同行時聚風亭月觀談道達旦李後入  
為京尹因從容稱奏真道盛德至德皇下詔徵而不奉  
詔貞元七年四月示滅門人建塔云

唐定州大像山定真院石藏傳

釋石藏姓呂漢東人也年隣小學露成人之度跪告堂  
親願為佛子遂志入開元寺削染受戒尅願禮嵩山寂  
禪師豁悟禪法至中山大像峯間石室孤坐冥寂數夏  
安然同好者望風而至蔚成叢衆陶化博陵人咸欣戴  
會州帥李公卓翹仰之切命入城住貴親玄論謝云野  
性難拘不閑禮法恐玷威稜卓躬登山訪問款密交談  
深開昏昧遂奏院題額曰定真焉藏預白衆訣別明日

坐亡春秋八十三貞元十六年正月入塔立碑頌德云

宋高僧傳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宋高僧傳卷十一

宋 釋贊寧 撰

習禪篇第三之四

正傳二十一人附見四人

唐洛京伏牛山自在傳

一鉢和尚南印和

釋自在俗姓李吳興人也生有奇瑞稍長坐則加趺親黨異之辭所愛投徑山出家於新定登戒及諸方叅學從南康道一禪師法席懸解真宗逸蹤流輩道譽孔昭

行止優游多隱山谷四方禪侶叢萃其門元和中居洛  
下香山與天然禪師為莫逆之交所遊必好古思得前  
賢遺跡以快逸觀龍門山得後魏三藏翻經處王屋山  
得稠禪師解虎鬪處此山飲甘泉改為甘泉寺嵩山得  
梵法師馬跑泉居無戀著所著三傷歌辭理俱美警發  
迷蒙有益於代前蜀王氏偽乾德初有小軍使陳公娶  
高中令駢諸孫女若人持不殺二十餘年後在蜀為男  
婚娶禮須屠宰高初不欲親戚言自己持戒行禮酒筵

將何以娛賓也依違之際遂多庖割俄未浹旬得疾頗異口但慌言已而三宿還蘓述冥間之事初被黑衣使者追攝入岐府城隍廟廟神我冠大袖與一金甲武士晤坐使者領高見神武士言語紛紜讓高破戒仍扼腕罵曰吾護戒神將也為汝二十年食寢不遑豈期忽起殺心頓虧戒檢命雖未盡罪亦頗深須送冥司懲其故犯城隍神問高曰汝更修何善追贖過尤乎高常誦持上生經其數已多于時懵然都無記憶恐懼之間白曰



誦得三傷頌一鉢和尚歌遂合掌向神厲聲而念神與  
武士聳耳擎拳立聽顏色漸怡及卒章神皆涕淚乃謂  
高曰且歸人間宜切營善拜辭未畢颯然起坐備陳厥  
事自此三傷一鉢之歌頌人皆傳寫諷誦焉一鉢和尚  
者歌詞叶理激勸憂思之深然文體涉里巷豈加三傷  
之典雅乎在遣弟子去江南選山水之最者吾願往中  
終老到江州都昌縣有好林泉迴報在行至葉縣道俗  
所留往隋州開元寺示滅年八十一則長慶元年也

系曰稽諸律藏出家者犯戒則招二罪一違制二業道也高氏在家素不受戒無違制慙俗容有業道罪寧得有護戒神邪況高氏既持不殺則冥然感止持無作之善生焉因鮮克有終致遭幽責告諸五衆當畏護戒之神夫如是明則有戒法幽則有鬼神歟

次成都府元和聖壽寺釋南印姓張氏明寤之性受益無厭得曹溪深旨無以為證見淨衆寺會師所謂落機之錦濯以增妍銜燭之龍行而破暗印自江陵入蜀於

蜀江之南孺薤草結茆衆皆歸仰漸成佛宇貞元初年也高司空崇文平劉闢之後改此寺為元和聖壽初名寶應也印化緣將畢於長慶初示疾入滅營塔葬於寺中會昌中毀塔大中復於江北寶應舊基上創此寺還名聖壽印弟子傳嗣有義俛復興禪法焉

唐汾州開元寺無業傳

釋無業姓杜氏商州上洛人也其母李氏忽聞空中言曰寄居得否已而方娠誕生之夕異光滿室及至成童

不為戲弄行必直視坐即加趺商於緇徒見皆驚歎此  
無上法器速令出家紹隆三寶年至九歲啟白父母依  
止本郡開元寺志本禪師乃授與金剛法華維摩思益  
華嚴等經五行俱下一誦無遺年十二得從剃落凡叅  
講肆聊聞即解同學有所未曉隨為剖析皆造玄關至  
年二十受具足戒於襄州幽律師其四分律疏一夏肄  
習便能敷演兼為僧衆講涅槃經法筵長開冬夏無倦  
可謂生肇不泯琳遠復興後聞洪州大寂禪門之上首

特往瞻禮業身逾六尺屹若山立顧必凝睇聲件洪鐘  
大寂一見異之笑而言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業於是  
禮跪而言曰至如三乘文學粗窳其旨嘗聞禪門即心  
是佛實未能了大寂曰只未了底心即是別物更無不  
了時即是迷若了即是悟迷即衆生悟即是佛道不離  
衆生豈別更有佛亦猶手作拳拳全手也業言下豁然  
開悟涕淚悲泣向大寂曰本謂佛道長遠勤苦曠劫方  
始得成今日始知法身實相本自具足一切萬法從心

所生但有名字無有實者大寂曰如是如是一切法性  
不生不滅一切諸法本自空寂經云諸法從本來常自  
寂滅相又云畢盡空寂舍又云諸法空為座此即諸佛  
如來住此無所住處若如是知即住空寂舍坐空法座  
舉足下足不離道場言下便了更無漸次所謂不動足  
而登涅槃山者也業既傳心印尋詣曹溪禮祖塔迴游  
廬嶽天台及諸名山徧尋聖跡自洛抵雍憩西明寺僧  
衆咸欲舉請充兩街大德業默然歎曰親近國王大臣

非予志也於是至上黨節度使相國李抱真與馬燧累有戰功又激發王武俊同破朱滔功多勢盛然好聞賢善雖千里外必持幣致之深重業名行旦夕瞻禮麾幢往來常有倦色謂門人曰吾本避上國浩穰名利今此又煩接君侯豈娛心哉言訖逍遙綿上抱腹山又往清涼山於金閣寺讀大藏經星八周天斯願方畢復振錫南下至於西河初止衆香佛剎州牧董叔纏請住開元精舍業謂弟子曰吾自至此不復有遊方之意豈吾緣

在此邪於是撞鐘告衆作師子吼雨大法雨垂二十年  
并汾之人悉皆向化憲宗皇帝御宇十有四年素嚮德  
音乃下詔請入內辭疾不行明年再降綸旨稱疾如故  
穆宗皇帝即位之年聖情虔虔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  
錄靈準公遠賫敕旨迎請準至作禮白之曰知師絕塵  
物表糠粃世務法委國王請師熟慮此迴恩旨不比常  
時願師必順天心不可更辭以疾相時而動無累後人  
業笑曰貧道何德累煩聖主行即行矣道途有殊於是



剃髮澡浴至中夜告弟子慧愔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  
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  
可得迷者不了即為境惑一為境惑流轉不窮汝等常  
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  
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故經云唯有一事實餘二則  
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同用心處汝等  
勤而行之言訖加趺而坐奄然歸寂嗚呼可謂於生死  
得自在也俗齡六十二僧臘四十二道俗號慕如喪考

妣乃備香華幢幡遷全身就于城西練若積香薪而行  
茶毗乃有卿雲自天五色凝空異香西來郁馥氤氲  
闔境士庶咸皆聞覩及薪盡火滅獲舍利羅璨若珠玉  
弟子慧愔行勤虔縱義幽元度恒泰等泣血收之殮以  
金棺乃命郢匠琢石為塔以長慶三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安葬于練若之庭業遷化之歲州牧楊潛得僧錄準  
公具述其事遂為碑頌敕謚大達國師塔號澄源焉

唐長沙東寺如會傳

釋如會韶州始興人也。大曆八年止國一禪師門下。後歸大寂法集時。禪客仰慕決求。心要僧堂之內。牀榻為之陷折。時號折牀會。猶言鑿佛牀也。後徇請居長沙東寺焉。自大寂去世。其法門鼎盛。時無可敵。諺謂東寺為禪窟。斷可知矣。時相國崔公羣慕會之風。來謁于門。答對瀏亮。辭咸造理。自爾為師友之契。初羣與皇甫鎛議上憲宗尊號。因被鎛搆出。為湖南觀察。間豫歸心于會也。至穆宗長慶癸卯歲。終于寺。春秋八十時。井泉預枯。

異香秘馥遷塔于城南廉使李翱盡毀近城墳塔唯留  
會所瘞浮圖以筆題曰獨留此塔以別賢愚矣劉膳部  
軻著碑焉敕謚傳明大師塔曰永際亦呼所居為夾山  
和尚是歟

唐南陽丹霞山天然傳

釋天然不知何許人也少入法門而性梗概謁見石頭  
禪師默而識之思名其自體得實者為立名天然也乃  
躬執爨凡三年始遂落飾後於嶽寺希律師受其戒法

造江西大寂會寂以言誘之應答雅正大寂甚奇之次居天台華頂三年又禮國一大師元和中上龍門香山與復牛禪師為物外之交後於慧林寺遇大寒然乃焚木佛像以禦之人或譏之曰吾茶毗舍利曰木頭何有然曰若爾者何責我乎元和三年晨過天津橋橫卧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去乃徐仰曰無事僧留守異之乃奉束素衣兩襲月給米麵洛下翕然歸信至十五年春言吾思林泉乃入南陽丹霞山結菴以長慶四年六月

告門人曰備沐浴吾將欲行矣乃戴笠策杖入屨垂一足未及地而卒春秋八十六膳部員外郎劉軻撰碑紀德焉敕謚智通禪師塔號妙覺

唐常州芙蓉山太毓傳

釋太毓姓范氏金陵人也年纔一紀志在出家乃禮牛頭山忠禪師而師事焉於是勇猛精進求其玄旨法器外朗神襟內融雖明了一乘而具足萬行往雍京安國寺進受具戒褒然出衆加復威儀整肅妙相殊特如大

海之不可測如虛空之不可量巡禮道場攝心淨域雖智能通達不假因師而印可證明必從先覺遂謁洪井大寂禪師覩相而了達法身刹那而頓成大道于時天下佛法極盛無過洪府座下賢聖比肩得道者其數頗衆毓與大徹禪師大宣教禪師大智禪師皆昆仲也既而南北觀方曾無告憚俾廣聞見閑養聖胎耳元和十三年止於毘陵義興芙蓉山故得名于山焉毓為緣作因有應無著故所居感化所至悅隨道俗相望動盈萬

數自此江南之人悟禪理者多矣時相國崔公羣坐失  
守出分司後為華州由三峰出鎮宣城其地雖邇其人  
則遐崔公深樂禮謁致命誠請毓以感念而現大悲為  
心莫不果欲隨緣遊方順命寶歷元年至于宛陵禪定  
寺所以隨順而揚教也至明年告歸齊雲山九月合朔  
色相不動而示滅于山之院享年八十僧臘五十八是  
日也天地如慘草木如摧鳥獸悲啼雲泉斷咽緇徒士  
庶孺慕无窮十月棲神于院之庭從其宜也弟子至孚



契真清幹等慨吾師示滅而後學徒存太和二年相國  
韋處厚素尚玄風道心惇篤以事奏聞天子爰降德音  
褒以殊禮追謚號塔名越州刺史陸亘擣翰論謨焉

唐南嶽西園蘭若曇藏傳

靈寂  
超岸

釋曇藏不知何許人也得禪訣於大寂之門後見石頭  
希遷禪師所謂再染謂之賴也貞元二年嘉遁于衡嶽  
棲止峰之絕頂晚年苦於脚疾移下西園結茅參請者  
繁熾太和元年終于嶽中享齡七十先是藏養一犬尤

靈嘗夜經行息坐次其犬銜藏之衣歸房乃於門閭旁  
伏守而吠聲不絕頻奮身作猛噬之勢詰旦視之東厨  
有大蟒蛇身長數丈蟠繞小舍為之岌業呀張其口虺  
闕其聲毒氣漫然侍者白藏亟去迴避藏曰死而可逃  
何遠之有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自性激發則強慈  
苟無緣冤親一揆無人無我法性俱空言訖其蟒蛇按  
首徐行閃然不見又嘗一夜有羣盜其犬亦銜藏衣藏  
語盜曰諸君山叟茅舍有中意物任拈去終無少愠之

分盜感其言散分下山矣又荊州永泰寺釋靈豕姓蕭氏蘭陵人也其胄裔則後梁為周所滅支屬星分豕父居長沙為編戶矣生豕宛有出塵之誓遇諸禪會罕不登臨止泊維青優游自得長慶元年住百家巖寺未幾徒步江陵太守王潛請居永泰寺太和三載六月二十三日終于住寺春秋七十五建塔于州北存焉又釋超岸丹陽人也先遇鶴林素禪師處衆拱默而已天寶二載至撫州蘭若得大寂開發四方毘侶依之

唐鄂州大寂院無等傳

釋無等姓李氏今東京尉氏人也負志卓犖辭氣貞正  
少隨父官于南康頻遊梵刹向僧瞻像往即忘歸既作  
沙門遇道一禪師在龔公山學侶螳慕等求法於其間  
挺然出類元和七年遊漢上後至武昌觀郡西黃鵠山  
奇秀遂結茅分衛由此巴蜀荆襄尚玄理者無遠不至  
矣太和元載屬相國牛公僧孺出鎮三江聞等道香普  
熏遐邇命駕枉問風虎相須為法重人牛公慮其蘭若

不隸名籍特為奏題曰大寂也憧憧往來堂無虛位至四年十月示滅年八十二弟子誓通奉全身入塔焉

唐天目山千頃院明覺傳

釋明覺俗姓猷河內人也祖為官嶺南後徙居為建陽人也覺儒家之子風流蘊藉好問求知曾無倦懈宿懷道性聞道一禪師於佛跡嶺行禪法往造焉遂依投剃染由此即願觀方衡嶽天台四明徧嘗法味復於徑山留心請決數夏負薪面黥手胼下山至杭州大雲寺禁

足院門續移止湖畔青山頂結庵而止屬范陽盧中丞  
嚮風躬謁召歸州治大雲寺住持元和十五年避嫌遠  
囂隱天目山是山也特秀基墟跨涉四郡有上下龍潭  
深不可測怪物往往出於中有白鹿毛質詭異土人謂  
為山神也覺遁是中檀信為禪宇長慶三年春及冬至  
明年二月大旱野火蔓延欲燒院僧惶悚覺曰吾與此  
山有緣火當速滅少選雷雨驟作其火都滅遠近驚歎  
以太和五年七月十九日示疾而亡

唐杭州秦望山圓脩傳

釋圓脩姓潘氏福州閩人也生而岐嶷長而俊邁忽思拔俗尋事名師剔髮變衣年滿於嵩陽會善寺納戒既而儀表容與日新厥德研窮經論俄約觀方遇百丈山海禪師根教相符遂明心要持盃振錫而抵于杭見秦望山峻極之勢有長松枝繁結蓋遂棲止于松巔時感鵲復巢於橫枝物我都忘羽族馴狎由茲不下近四十秋每一太守到任則就瞻仰號鳥窠禪師焉洎元和初

邦伯裴常棣酷重其道請下結庵者至于三四或為參  
請者說法裴侯命八屬宰官同力造伽藍移廢額曰招  
賢以居之太和七年癸丑歲九月二十二日端坐怡然  
歸寂享年九十九僧臘八十杭之累政良守無不傾重  
稅駕樹陰請談玄極不覺更僕移辰矣今塔在石甌山  
下南嶽僧唯貞為塔銘焉近有盜發其塔且多怪異止  
收得銘誌而已

唐池州南泉院普願傳



釋普願俗姓王鄭州新鄭人也其宗嗣於江西大寂大寂師南嶽觀音讓讓則曹溪之冢子也於願為大父其高曾可知也則南泉之禪有自來矣願在孕母不喜葷血至德二年跪請於父母乞出家脫然有去羈鞅之色乃投密縣大隈山大慧禪師受業苦節篤勵胼胝鞭瘡不敢為身主其師異之大厯十二年願春秋三十矣詣嵩山會善寺嵩律師受具習相部舊章究毗尼篇聚之學後遊講肆上楞伽頂入華嚴海會扶中百門觀之關

鑰領玄機於䟽論之外當其鋒者皆旗靡轍亂大寂門  
下八百餘人每叅聽之後尋繹師說是非紛錯願或自  
默而語群論皆弭曰夫人不言乃言爾耳自後含景匿  
耀似不能言者人以其無法說或扣其關亦堅拒不洩  
時有密贖其機者微露頭角乃知其非無法說時未至  
矣貞元十一年挂錫池陽南泉山堙谷刊木以構禪宇叢  
筍飯牛溷于牧童斫山畚田種食以饒足不下南泉三  
十年矣夫洪鐘不為莛撞發聲聲之者故有待矣太和

年初宣使陸公亘前池陽太守皆知其抗迹塵外為四  
方法眼與護軍彭城劉公同迎請下山北面申禮不經  
再歲毳衣之子奔走道途不下數百人太和甲寅歲十  
月二十一日示疾十二月二十三日有白虹貫於禪室  
後峰占之者得非南泉謝世乎是日西峰巨石崩聲數  
十里當晝有乳虎遶禪林而號衆咸異之二十五日東  
方明告門人曰星翳燈幻亦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  
訖而謝春秋八十七僧臘二十八契元文暢等凡九百

人皆布衣墨巾泣血于山門赴喪會葬者相繼于路哀號之聲震于崖谷乙卯歲門人奉全身於靈塔從其教也膳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軻欽若前烈追德頌美焉

唐澧陽雲巖寺曇晟傳

釋曇晟俗姓王氏鍾陵建昌人也始生有自然胎衣右袒猶緇服焉遂請出家於石門年滿具法參見百丈山海禪師二十年為侍者職同慶喜法必我聞身若中消心居散位續受藥山舉發全了無疑化徒孔勤受益者

衆以太和三年己酉十月二十七日示滅敕謚大師號  
無相塔名淨勝焉

系曰商那和脩華言胎衣也以其生帶衣而誕以繒肉  
而非幼為綳襍長且稱身出家成法服至入滅闍維方  
為煨燼焉晟師之有胎衣止不及為嬰兒已往之服耳  
此近叔離尼商那尊者也思過半矣何邪晟師去聖懸  
遠和修佛滅百年將胎衣示有行果之徒也今晟以胞  
袒絡化其教理之世不其難乎故曰思過半矣

唐荊州福壽寺甄公傳

釋甄公姓魯氏江陵人也少而警慧七歲誦通詩雅遂  
應州舉三上中第未釋褐與沙門議論玄理乃願披緇  
投福壽寺辯初法師以為模範後於洛京昭成寺講法  
數座因禮嵩山禪師通暢心訣方至丹陽茅山尋挂錫  
於蘓州楞伽山四遠參玄者駢肩疊足矣時白樂天牧  
是郡接其談道不覺披襟解帶心遊無物之場得甄之  
間闕矣遂堅請出水流寺不樂安止以山水為娛情之

趣耳太和三年示疾云終九十歲以其年四月十七日入塔焉

唐趙州東院從諗傳

釋從諗青州臨淄人也童稚之歲孤介弗羣越二親之羈絆超然離俗乃投本州龍興伽藍從師剪落尋往嵩山琉璃壇納戒師勉之聽習於經律但染指而已聞池陽願禪師道化翕如諗執心定志鑽仰忘疲南泉密付授之滅跡匿端坦然安樂後於趙郡開物化迷大行禪

道以真定帥王氏阻兵封疆多梗朝廷患之王氏抗拒  
過制而偏歸心於諗諗嘗寄塵拂上王氏曰王若問何  
處得此拂子答道老僧平生用不盡者物凡所舉揚天  
下傳之號趙州法道語錄大行為世所貴也

唐京兆華嚴寺智藏傳

釋智藏姓黃氏豫章上高人也父為洪州掾藏隨父入  
報國寺見供奉皓月講涅槃經微體經意樂入佛門年  
甫十三割恩愛辭父母於開元寺宗法師所受學後脩



禪法證大寂一公宗要矣建中元年入長安廬元顥素奉其道舉奏入內供養敕令住華嚴寺輦轂之間玄學者孔熾就藏之門若海水之歸投琴之窟矣太和九年終于住寺三月十二日入塔焉

唐潭州道吾山圓智傳

釋圓智俗姓張豫章海昏人也總州之年頓求出離禮涅槃和尚躬執鉶屨爰登戒地誓叩禪門見乎藥山示其心訣後居長沙道吾山海衆相從猶蜂蟻之附王焉

以太和九年乙卯九月十一日長逝享年六十七闍維  
得不灰之骨數片腦蓋一節特異而清瑩其色如金其  
響如銅乃建塔于石霜山敕謚脩一大師寶相之塔得  
其道者則普會焉智公初領悟藥山宗旨儼師誨之曰  
吾無寶玉大弓以為分器今賞汝犢鼻一腰雖云微末  
而表親褻歟南嶽僧玄泰著碑頌

唐明州大梅山法常傳

釋法常俗姓鄭襄陽人也稚歲從師於荆之玉泉寺凡

百經書一覽必暗誦更無遺忘冠年受具足品於龍興寺容貌清峻性度剛敏納衣囊鉢畢志卯齋貞元十二年自天台之于四明餘姚之南七十里寓仙尉梅子真之舊隱焉昔梅福初入山也見多龍穴神蛇每吐氣成樓閣雲雨晦冥邊有石庫內貯仙藥神仙經籍常寄宿于房乃夢神人語之曰君非凡夫因話及石庫中聖書懸記既往將來之事受之者為地下主不然為帝王之師傳矣常謂之曰石庫之書非吾所好昔僧稠不顧仙

經其卷自亡吾以涅槃為樂厥壽何止與天偕老耶神  
曰此地靈府俗氣之人輒難居此立致變怪常曰吾寓  
跡於梅尉之鄉非久據焉因號梅山也由是編苫伐木  
作覆形之調居僅四十年驗實非常之人也開成年初  
院成徒侶輻湊請問決疑可六七百納徒矣四年常忽  
示疾九月十九日山林搖盪鳥獸悲鳴辭衆而逝報齡  
八十八戒臘六十九十月十九日焚于南澗收舍利五  
色璨然圓轉焉常先隱梅嶺有僧求拄杖見之白鹽官

安禪師曰梅子熟矣汝曹往尋幸能療渴也進士江積  
為碑云爾

唐揚州慧照寺崇演傳

釋崇演姓段氏東平人也出家于本州龍興寺慧照法  
師之門遊方問道見嵩陽善寂禪師示其心法後居都  
梁山當于淮浦四面來商毳客影附焉相國李公紳鎮  
撫廣陵而性剛嚴少所接與偏輕釋子或允相見必問  
難鋒起祇應不供者多咄叱而出紳遣衙吏章幼成傳

意召演入府訓對詰理談論鏗然紳惘然翻不測其畛域特加歸信請居慧照寺化導同聲相應僅于千衆開成二年終于淨院春秋八十四以十月二十三日全身入塔云

唐杭州鹽官海昌院齊安傳

釋齊安俗姓李實唐帝系之英先人播越故生于海門郡焉深避世榮終祕氏族安在胎母夢日兆祥既誕而神光下燭數歲有異僧款門召見摩頂曰鳳穴振儀龍

宮藏寶紹終之業其在斯乎及臻卅角亟請出家父母  
訶止安曰祿利之養止於親爾冥報之利不其遠邪珪  
組之榮止於家爾濟拔之益不其廣邪二親感其言而  
順從遂依本郡雲琮禪師雖勤勞謙默和光同塵而螢  
月殊暉雞鶴異態年滿登具乃詣南嶽智嚴律師外檢  
律儀內照實相後聞南康龔公山大寂禪師隨化度人  
愬緣幽感裏足振錫一日造焉大寂欣其相依論持不  
倦及其蛻去安盡力送終元和末安春秋已逾七十而

遊越之蕭山法樂寺以其古製垣屋靡完補壞扶傾不  
克宴坐時海昌有法昕者緇林翹楚於放生池墮廢地  
肇葺禪居焉昕謙而不自有延請安主之四海叅學者  
磨至焉道化之盛翕然推伏安不言寒暑不下堂廡無  
流眄無傾聽如此者蓋有年矣而又挺身魁岸相好莊  
嚴眉毫紺垂顱骨圓聳望之者如仰嵩華而挹滄溟曾  
無測其高深也以會昌二年壬戌十二月二十二日泊  
然宴坐俄爾示滅先時竹栢盡死至是精彩並振爰有



清響叩戶祥光滿室如環佩之鏘鳴若劍戟之交射瑞  
相尤繁事形別錄又安懸知宣宗皇帝隱曜緇行將來  
法會預誠知事曰當有異人至此禁雜言止橫事恐累  
佛法明日行脚僧數人叅禮安默識帝遂令維那高位  
安置禮殊他等安每接談話益知貴氣乃曰貧道謬為  
海衆圍繞患齋不供就上座邊求一供疏帝為操翰攄  
辭安覽驚悚知供養僧賣去所獲豐厚殆與常度不同  
乃語帝曰時至矣無滯泥蟠囑以佛法後事而去帝本

憲宗第四子穆宗異母弟也武宗恒憚忌之沉之于宮側宦者仇公武潛施拯護髡髮為僧縱之而逸周遊天下險阻備嘗因緣出授江陵少尹實惡其在朝耳武宗崩左神策軍中尉楊公諷宰臣百官迎而立之聞安已終愴悼久之勅謚大師曰悟空乃以御詩追悼後右貂盧簡求為建塔焉

唐京師聖壽寺恒政傳

釋恒政姓周氏平原人也未入法前隨入鄉校殊不嗜

書籍或見佛經耽味不捨後棄俗從師就本州延和寺  
詮澄法師下受誦經法既登戒已問道於嵩少決了無  
壅遁跡三峯放蕩自在無幾入太一山中甫行風教學  
人蠟慕太和中文宗皇帝酷嗜蜃蛤汭海官吏先時進  
進人亦勞止一日御饌中盈枰而進有擘不張呀者帝  
觀其異即焚香祝之俄為菩薩形梵相克全儀容可愛  
遂致於金粟檀香合以玉繡錦覆之賜興善寺令致禮  
之始宣問羣臣斯何瑞也相國李公德裕奏曰臣不足

知唯知聖德昭應其諸佛理聞終南山有恒政禪師大明佛法博聞強識詔入宣問政曰貧道聞物無虛應此乃啟沃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經中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為說法也帝曰菩薩身已見未聞說法政曰陛下覩此為常非常耶信非信耶帝曰希奇事朕深信焉政曰陛下已聞說法了皇情悅豫得未曾有敕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以答殊休其菩薩至會昌毀佛舍乃亡所在因留政內道場中累辭入山宣住聖壽寺至武

宗即位忽入終南或問其故曰吾避仇烏可已乎哉後  
終山舍年八十七闍維收舍利四十九粒以會昌三年  
九月四日入塔後有廢教之敕政之先見若合符節焉  
系曰蜃蛤中胡得菩薩像乎通曰有所警發時一現耳  
近聞偽唐李氏國境薦饑陂湖間多生蠓蚌百姓競取  
而食其年免殍仆者十有七八明年豐民猶采之無何  
有獲巨蚌可二尺餘提歸擘磔擊瀹曾無少損其人呪  
垂放之俄自開張吐出佛像長僅尺許相好具全若真

珠色號曰珠佛焉獻李氏後遺與梵僧焉此意所不及  
處現形者蓋經中化肉山魚米以資饑饉歲既豐登胡  
不屬厭故現相止足之地

唐大瀉山靈祐傳

釋靈祐俗姓趙祖父俱福州長溪人也祐壯年戲于前  
庭仰見瑞氣祥雲徘徊盤鬱又如天樂清奏真身降靈  
衢巷諦觀者艾莫測俄有華巔之叟狀類蜀賓之人謂  
家老曰此羣靈衆聖標異此童佛之真子也必當重光

佛法久之彈指數四而去祐以椎髻短褐依本郡法恒  
律師執勞每倍於役冠年剃髮三年具戒時有錢塘上  
士義賓授其律科及入天台遇寒山子於途中乃謂祐  
曰千山萬水過潭即止獲無價寶賑卹諸子祐順途而  
念危坐以思旋造國清寺遇異人拾得巾繫前意信若  
合符遂詣泐潭謁大智師頓了祖意元和末隨緣長沙  
因過大瀉山遂欲棲止山與郡郭十舍而遙夔無人煙  
比為獸窟乃雜猿獠之間橡栗充食浹旬有山民見之

群信共營梵宇時襄陽連率李景讓統攝湘潭願預良  
緣乃奏請山門號同慶寺後相國裴公相親道合祐為  
遭會昌之澄汰又遇相國崔公慎由崇重加禮以大中  
癸酉歲正月九日盥漱畢敷座瞑目而歸滅焉享年八  
十三僧臘五十九遷葬于山之右梔子園也四鎮北庭  
行軍涇原等州節度使右散騎常侍盧簡求為碑李商  
隱題額焉

唐黃州九井山玄策傳



釋玄策俗姓魯會稽人也幼隨父商估赴天台山光明會乃隋朝智顗禪師立教年例九月遠近州邑黑白二衆鳩聚策覩殊異遂于禪林寺智廣師下出家遊方見江西大寂頓開翳障及徧參問覩黃陂九井山奇秀乃結茅為舍學侶若蟬之走明也或慰策曰師之耐寂寞如此乎策曰致道者忘心矣吾樂甚哉以大中八年現疾而滅續敕謚大師曰圓寂塔名智覺焉

宋高僧傳卷十一